

國
朝
文
匯

國朝文匯甲集目錄

卷三十七

儲

欣字同人江蘇宜興人康熙庚午舉人有在陵草堂集

挾天子辭

國命論

任夔州傳後序

擬周孝侯廟碑記

明吳尚書傳

二俞合傳

徐仁寰傳

夏

駟字文箇號宛來浙江烏程人歲貢生康熙己未薦舉博學鴻詞有烟溪集

三晉論

宋論一

宋論二

元仁宗論

周蝶庵傳

十

唐氏二孝子傳

十

李

琳字剛直號恕谷直隸蠡縣人康熙庚午舉人官通州學正有恕谷集

原道

十二

閻戶部詩集序

十二

馮君傳

十三

郭御史傳

十四

魏烈婦傳

十五

內邱縣教諭李君墓誌銘

十五

可母岳氏墓碣銘

十六

黃叔琳

字莞圃順天大興人康熙辛未一甲三名進士官文部侍郎

十七

周意庵墓表

十七

惠周惕

字元龍江蘇吳縣人康熙辛未進士庶吉士改官雲南知縣有研溪集

十八

思亭記

十八

樂園記

十八

李毓新傳代

千九

王宏嘉

號雲隱
陝西華陰人

華山志槩

二十一

王宏撰

字無異號山史陝西華陰人
國子監生康熙己未薦鴻博

甲申之變論

二十三

重修古函谷關記

二十三

山來閣記

二十四

孫督師傳

二十五

夏孝子傳

二十五

繼洲吳公墓誌銘

二十六

楊名時

字賓實號旋齋江蘇江陰人
康熙辛未進士官至禮部尚書文定有楊氏金書

徐霞客遊記序

二十七

陳鵬年

字北溟號滄洲湖南湘潭人
康熙辛未進士官河道總督格勛有道崇空集

文廟禮樂備攷序

二十八

宋宗忠簡公全集序

二十八

周正字方山山東萊陽人康熙辛未進士恩官未詳有廩北居文其○按乙集內有同姓名者別是一人

三十

遊岷峴院諸山記

三十

遊煙霞洞記

鄧林梓

字肯堂江蘇常熟人布衣康熙己未薦舉博學鴻詞

匡峯廬記

三十二

張永銓

字賓門江蘇上海人康熙癸酉舉人官徐州學正有閑存堂集

遊馬鞍山戒壇記

三十三

遊潭柘寺記

三十三

瞿秋崖傳

三十四

國朝文匯甲集卷三十七

挾天子辯

相傳晉文公挾天子令諸侯。晉是以伯。吾謂是不義也。又不利。晉豈以挾天子為功。以伯一戰之力也。宋襄公圖伯。及楚人戰於泓。晉文公圖伯。及楚人戰於城濮。宋一戰不利。國幾亡。晉一戰勝。遂伯天下。為諸侯盟主。或曰城濮之戰。晉有諸侯之助。故捷。求諸侯莫如勤王。子犯教也。是又不然。方晉與楚治兵中原。晉嘗假天子一軍助聲勢乎。犄角楚者。齊秦是賴。然當是時。晉嘗挾天子命召齊秦乎。齊秦肯畏天子命。悉敵賦起。應晉乎。齊秦強強。素不媚天子。肯執鞭弭。媚晉以媚天子乎。數者無一焉。而謂晉以挾天子伯過矣。是故喜賂怒頑之策不用。則齊秦決不為晉戰。晉戰不勝。區區挾天子號令天下。則莫大諸侯。必環視而怒。連兵誅晉。晉不支。必立亡。故曰。是不義也。又不利。晉文公必不為也。或曰。溫之役。晉召王以諸侯見。非挾天子而何。予按是時。晉已勝楚。諸侯已從晉。作宮召王。不過張大其事。煥耀天下之望。如是而已。故是役也。謂晉挾諸侯令天子。晉其何說之辭。謂晉挾天子令諸侯。晉有辭矣。夫衰周之天子。不足為晉輕重。晉無所利於天子。雖中智猶知之。而况文公君臣哉。董昭說魏武邊獻帝許。是教操挾天子也。挾天子者。魏武事。非晉文事。吾不可以不辨。友

人史據曰。魏武遷獻帝許。魏武之失計。此董昭誤魏武子深善其言。因備按秦漢以來。人臣挾天子者而為之說。其說曰。凡人臣挾天子。賊於義而博於利者。有之矣。王莽楊堅其尤也。人臣挾天子。既不義又不利者。有之矣。魏武其尤也。天子之勢有強弱。所挾之勢強不義而利。所挾之勢弱不義又不利。理固然也。余按魏武之伯。與晉文同。晉文一戰。魏武百戰。魏有天下。百戰之力也。試問獻帝遷許以來。自外而窺許者。曾有一人戰。戰然曰。天子在彼。吾不可以震驚乘輿否。自許而往伐者。曾有一人戰。戰然曰。彼漢家兵。吾不可以逆顏行否。此時獻帝之勢。與西漢北周之勢相懸。萬萬。而何分毫圭撮之利為。若其大不利。則斷可見矣。遷天子。必立宗廟朝廷。天子宗戚禁近之臣。必與魏用事之臣參錯而處。如是數年。其勢必相疑相軋。夫既相疑相軋。而能以臣節終。是亦必無而已矣。董昭教操挾天子。始終博一漢賊名。為萬世僂笑。而他焉取之天下神器。是不一姓。漢末大亂。孟德扶命世才。驅策智勇。取亂侮亡。何患不足以自立。獻帝幸存。吾亟遣一使以通之。或不幸狼狽以死。即投袂而起。問罪發喪。收骨原野。葬以帝王之禮。錄其子孫。庸建上公。衆望改物。豈不光明正大。與湯武比烈。而計不出此。惜也。吾讀史自秦漢以來。有大可惜者。三人焉。魏武劉裕。唐高祖是也。三人者。皆以百戰取天下。然皆挾天子。故取天下皆不入於正。誤魏武。

者董昭也。誤劉裕。唐高祖者魏武也。嗟乎嗟乎。方董昭獻計時。亦有以晉文公不挾天子之說為魏武告者歟。

國命論

國之廢興。天也。一姓廢或復興。一姓廢或不復興。有說乎。曰有。其說在月之晦蝕也。蝕復晦不復蝕之復。光未絕也。晦不復者。光絕也。蝕之象為掩。國之中廢或以權臣或貴戚或將帥或婦寺。或諸侯敵國。然若此者皆謂之掩。掩必復。其不復者廢於民而已矣。廢於民則不復。民絕也。國之有民猶月之有光。何以明之。今夫秦隋之事。炳炳如矣。其他四分五裂。數年數十年之運不足道。取其大者明之。漢有天下。一掩於呂而文帝興。一掩於王而光武興。幾掩於吳楚。幾掩於上官霍。幾掩於梁竇。又幾掩於十常侍。然卒以無恙。黃巾一呼。漢祚隨之。唐有天下。掩於武。又掩於韋。掩於安史。又掩於朱泚。姚令言。其他若吐蕃。若回紇。若李希烈輩。幾掩者數數焉。然卒以無恙。黃巢一呼。唐祚隨之。呂武以下。權貴也。將帥也。婦寺也。諸侯敵國也。而黃巾黃巢民也。天子曰兆民。自罷侯置守。復加億萬備矣。今天漢唐之季。黃巾黃巢之變。是與此億萬計者仇也。天下之大。區區此億萬計者。充實其中。環而仇之。何以能國。故曰民絕者不復。斷斷如也。東晉南宋。辟諸月。虧過半矣。猶有光焉。非民未絕之效與。桀紂

幽厲亦然。幽厲廢於諸侯，桀紂廢於民。夏殷之不復，人所知也。婦寺而外，諸侯將帥權貴敵國之代興者，不可勝道矣。民絕於此，而有於彼，越二日，哉生明，又其理也。或曰：殷亡，遺民弗靖，示不忘殷也。獨何與？應之曰：國之廢興，天也。天者，民之主也。民方水火塗炭，王者既為之殄滅厥仇，無遺育矣。未幾見廟已墟，鼎已遷，城郭已非，而相視流涕，惻然念舊，雖民之仁，抑何其愚哉！天無二命，且民實愚而為之王者，獨奈何聽之？家有愿僕盜，日夜謀殺之，為其王者，執而僇焉。彼愿僕者，反歎流涕，惜其死。無論死者不可復生，而僕之愚，王豈聽之哉？執此以斷，雖百世可知也。臯陶曰：在知人，在安民，不知人，不安民，民斯絕之矣。孔明亦曰：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嗟乎！執此以斷，雖百世可知也。

任夔州傳後序

余少時嘗遇任夔州於途，布衣扉屨，樸遯類田塾老人。同行有趨謁者，余訊之曰：此還生任公。今日登山採薇者也。余就公三揖，公會焉。立談不數語而別。此遇逮今，康熙丁丑，忽忽四十八年矣。八月二日，銜下讀任王谷所作公傳。至三保危城事，讀再三，抵几歎曰：明甲申之變，有以哉！崇禎流寇始自戊辰，延綏飢民斬木行劫，不足當癘疾也。支蔓及乎甲戌，大者癘，小者疽，肩背腹股咸被其毒矣。豈特將帥庸士

卒。忠哉。郡守縣令聞風先遁。賊自數百里外。從容運轡入掠倉庫金銀粟米車載驟負。飽欲颺去。不控一弦。凡城池失事。為將帥士卒所弗及。馳救者。以守令先遁故也。公任望江學博。署縣篆。甲戌賊大集皖。旦暮蹂望江。公以署篆吏登陴死守。義不寄孥。誓率全家與城俱碎。傳所載誓詞慷慨。及守禦方畧。偉然有烈丈夫之風。賊悵悵逸脫去。望江獲全。如是者三。士民上其伐。大吏以聞。吾意當時君相。必驚嘉嘉嘆立膺不次之擢。俾任巖疆之寄。而濡滯數年。僅陞國子學錄。功高而賞薄。棄有用之才。置之無用之地。以此類推。賞罰可知。甲戌後賊兵所至。守令先遁。為民望者滋眾矣。甚或上印綬奉圖籍。迎降馬前。崩角稽首。馴至甲申。癩潰疽裂。廟社為墟。似有以馬非盡不幸也。余嘗論禦敵莫如守。守莫善於守令之賢。城郭溝池皆王公設之。以待暴客者。藉令得賢守令。平日拊循百姓。獲其歡心。一旦有事。與俱守之。堅壁清野。效死勿去。俾敵進無所拔。退無所掠。雖十萬雄兵。可以坐困。況烏合草竊之徒乎。明自寇起。廟堂之上。行伍之間。紛紛議勦議撫。至郡守能死守一郡。縣令能死守一縣者。指不多屈。而廟堂議論亦絕不以此為先。悲夫。公官晉樞部。出為夔州太守。城陷於賊。無可赴。歸休其家。余遇公時。公之歸已數載而。

皇清下江南亦六七年矣。傳又稱公犯俗忌。以盡去。族人震焉。然公自是登科出仕。

子女諸孫衆多。可警世之惑於邪說者。今公孫曾益繁。曾孫曾外孫。多賢而善。屬文者。此又王谷先生所不及見也。王谷古文得大家法。今尚悔其有待以顯與。王谷古文即未顯。然夔州公之偉烈焯焯千古矣。公諱允。淳。遠生其字。天啟丁卯舉於鄉。

擬周孝侯廟碑記

太史公有言。非死者難也。處死者難耳。又曰。人固有一死。死或重於泰山。誠哉是言也。周侯子隱。以忤權貴。死齊萬年之難。孤軍陷堅。血戰報國。子隱得死所矣。卒以此焜耀史策。綿亘廟祀。彼三日不汗。所得孰免。而世徒稱其斬蛟射虎。此一力士任事。不有捐軀靡頂之大節。亦與草木同腐。何言人傑哉。方侯之戰六陌也。提卒五千。殺賊過當。後援不至。左右勸之退。侯毅然曰。是吾仗節致命之秋也。夫使侯為御史中丞時。自顧惜。必不失意形駿。即與二豎背。而時之大臣無擠之欲其死者。亦且遣二豎不遣侯。遣侯不遣二豎。至禍已成。援已絕。微侯按劍一叱。即必退。退而以侯之威士心之固。區區以求脫。即必脫。而免於死。夫惟不可忤而忤。不當擠而擠。可以退而不退。力能脫而不求脫。而侯之大節。於是乎烈矣。嗟乎。天道何常。死生有命。一時讐人。徒知陷侯死為快心耳。詎念賊后司晨。朕君守府。無何而銅駝荆棘。骨肉噬吞。積骸如亂麻。流血漂白杵。人誰無死。不亦悲乎。且張華之智焉。而死裴頠之勤勞焉。而

死機雲之文章焉而死崇岳之富貴焉而死其死也非分惡宮闈即失身逆亂當時既肝腦塗地引頸就誅而後世復以為不聽所謂輕於鴻毛若殺孤雛腐鼠耳周侯之死相去幾時而一命既捐九呂增重然則形駿之於周侯得毋所陷者小而所全者大與雖然侯非數子匹也設侯不死必能挺風霜之節攝妖狐之膽辨子適之寃消外兵之萌不幸亂作而託以兵符任之闔外亦將重率三軍諭以忠義誅始禍破連衡扶危定傾勇猶反手顧乃成都東海殘殺相尋侯上未乾晉社隨屋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不其然哉不其然哉侯行事顛末備載書傳故不遺侯義與人廟去縣治不百步後枕墓逸右帶雉堞墓營三岡高與城際古木鬱鬱然蓋勝遊也今無撤不治墓墮一角林木斬伐幾盡廟破壞且宿兵焉邑人過之往往垂涕又明年有盧公九台者去侯千餘年其仗節致命大與侯同而未獲廟祀某既感夫有廟而不治者又感夫必當得祀者而今尚莫之祀也某年月日某公大修侯廟兼祀盧於庶於是命為侯碑而并系以祠其祠曰

海岳鼎分人才鱗起侯於其間奮躍最尾挾矢關獸一發洞胸仗劍入水碧溪流紅喋血天地逍遙掛弓此何足奇貴育所任投身成仁乃見本分猗與李侯毋疾露禱土迸飛泉天和樂阜猗與李侯如鷓如鷹搏以無禮忠臣受君猗與李侯文天下才

武萬人敵。灑酒生風。揮戈卻日。終以一死成大名。郎墳廟鬱蔥。且城之東。肘腋兩沈。而羅干峰。樵蘇不禁。牧馬成羣。廟而不祀。猶有鬼神。亦越盧公。以侯為師。豈陰降生。同德異時。有胸皆感。無廟可碑。今有力者。舉而行之。我思古人。實為文詞。

明吳尚書傳

吳公諱中明。字知常。號左海。歙寧南里人也。母戴夢麟。曝日驚而寤。生。公中萬歷丙戌進士。授司理。內陞南京主事。由刑部改禮部。又改吏部。文選署郎中。是時天下太平。內庭逸豫。蠹耗萬方。殫農商賦稅之入。不足給。庚子。礦稅太監四出。民不堪命矣。楚奄陳奉。激變武昌。漢陽巡撫支大可。嗚鳴遮飾。不以實告。公發憤抗疏曰。臣聞磐石之勢。壞於土崩。土崩之危。由於壘蔽。今觀楚奄。楚撫所為。此壘蔽之象。土崩之階也。因具列奉受命出都之狀。與聲言抄礦縱黨入內。逼辱婦女之形。大可告一漏十。而曰陛下不可不究察。又曰陛下以為礦稅所入。有裨國用乎。無論飽私橐。入剩餘所入。有幾。而即所入之數。會以十分半。以助浮費。半以市珠寶。用者即如泥沙。積者復同朽楮。而天下百姓。怨氣滿腹矣。奈何乎陛下。又言民猶水也。水能覆舟。陛下席祖宗全盛之業。百姓感二百年深仁厚澤。沐浴休養之恩。凡有誅求。竭蹶效命。然已有賣田宅。鬻男女。以應者。率此以往。財匱民窮。家無可賣之田宅。身無未鬻之男女。

饑寒切膚而誅求未厭當此之時所謂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得有其民哉末又曰方今阻撓之例至嚴大臣諫臣相繼棄斥臣謂陛下棄其身用其言諸臣雖退伏賦詠猶得優游盛明沒齒無憾若盡反其言亂政亟行禍變將作奸雄得借以為資諸臣且橫罹鋒鏑首領不保而我祖宗之神靈大明郊壇社稷之血食尚忍言哉疏入留中寢不發鈔然其子孫世世繕錄以傳於後余每讀之未嘗不流涕也公屢忤要人直聲震天下少請書募張益州乘崖之為人也居官執法所至有威風由吏部轉河南提學再轉至荊州兵備陞陝西布政簡廣西巡撫政績皆可言獨兵備荊門為尤著荊門故雄鎮也歲費兵糧五十餘萬諸將肢削購珍玩饋遺文吏極豐酒食邀嬉聲色之奉甲天下由是戶多虛籍其實者貧苦不能自存貢賞之歲州縣派民田以給民多逃亡田廢不耕兵民交困公深以為憂始至卻饋遺禁宴會革私派將校有司稍自斂戢公上書政府治大將臨敵畏縮者一人削游擊貪婪者一人籍其產然後所屬文武人人震懼惟公令是從葺邊牆築障堡萊蕪之田及邊土廣漢可藝植者募民力耕鋤犁相望勤聞道標寬恤驛遞兵民大謹戴公如父庚戌神宗不豫京師喧傳鄭氏招集醜類欲為變大臣使人告公俾整飭兵朝發夕至公密語其人曰呼吸之間嫌疑之際爭在毫髮焉用外兵就令朝發夕至亦復仇非定變矣上疾

尋愈所傳皆浮言。公處大事有定識如此。萬曆四十四年起。公南京戶部侍郎總督糧儲。明年薨於位。公痛疾門戶。嘗謂今士大夫。分曹血戰。歧途之內。復有歧途。伊於胡底耶。獨居深念。咄咄不休。家人竊笑之。然明之天下。卒亡於門戶。如公可謂有先見之明矣。歷官十二。而家無半畝之宮。囊無千金之蓄。薨於位。須同官所致。賻祿。斂而歸。此人情所極難。而在公猶非其至者。豈不賢哉。天子愍公之薨。贈戶部尚書。賜全祭葬。不為例。公子四人。賜王。公家孫也。諸孫中賢而能文章者曰文玉。

論曰。余讀公擊瓊疏。嘉其直。聞公捐館。後家無餘財。服其清。然當是時。東林浙黨之論方起。天子經歲不視朝。公獨憂之。每念不置。是則曰清曰直。恐未足概公之為人。也。明亡。天下若潰癘。決裂於懷宗。而養毒在神宗之世。誠得良醫一二。拔本塞源。詎曰小補。惜當時無以大任屬公者。而公亦享年不永。弗究於大任。疾彌留。息如綫。忽呼曰。臣已矣。奈天下事何。蓋其事君如此。悲夫。

二俞合傳

義興之賢。有窮而無告以死者。曰俞紉。字佩兮。其弟曰綰。字又申。佩兮之為人。也。仁而明。強而正。早孤。事母孝。敬待又申。其有恩。又申外若疎。簡內井井。有條理事。佩兮不為貌承。中心恭謹。甚佩兮能知人。人賢不賢。與之交。不可一見。決事始萌芽。曰

後當何如。成敗利害無不驗者。又申於人少可。世俗事不屑意。然善清言。談嘲傲中。此其所長也。兄弟並喜讀書。治舉子業。並有名。佩兮弱冠補博士弟子員。愈自奮念。厥先高曾祖。故明時相繼為達官。今門戶中落。不一奮。無以奮前人。晝夜刻厲不間。家有無日用不足。促家人鬻產以給。曰。無恩我。又申稍試不利。年未及壯。盡束去制舉文字。自城邑徙居洞山。師蔣偉章人學為詩。三年盡得其法。帶經抱史。行吟高歌。督家僮治田圃。甚勤。盛夏日卓午。戴一笠。巡行畔間。呼吃指揮。汗注如雨。神色昂倦。山居十餘年。壬子歲。遭疾幾斃。杖稼被蝨。螟食其心。公租私用無所出。鬻產以給。當是時。佩兮終已不得志。鬻產幾盡。二人自此困於飢寒矣。又申病中受氣訣。病起益喜養生。家言終日鍵戶。默坐。廣眾對客。忽閉目無語。求如曩時談諧。嘯歌。邈不可得。佩兮既窮困。縱飲自放。遇事憤懣。飲輒倍。經類然大醉。醉則忘其所之一日。以某事不平。呼酒盡醉。踉蹌夜走。誤入萬山中。虎聲四起。撼躡山谷。始畏怖。步履如飛。神以大導之。抵山麓。居民家乃免。距所飲地六十里矣。佩兮病且死。呼又申謂曰。吾墓勿題茂材。稱醉鄉老人足矣。又申如其言。不數年。又申亦死。年五十。並不盈。佩兮無子。論曰。余與二俞子交最深。知其人之為賢也。佩兮嚴於臨財。非其應得。一介不取。晚節極貧。守之彌堅。不賢而能之乎。又申既熟神仙方士之說。冠冠着道士服。日以

出家為念緣佩令病不果行。及卒。周身附棺。以及葬埋。均貨自盡。不從苟簡。事兄若此。不可謂不賢也。觀人於其大且難。大且難者。然斯無不然矣。太史公傳伯夷叔齊。傷其餓死。而歸其咎於天。余謂天與人以賢。及與人以富貴壽考。孰重輕耶。既得其重者。又責其輕。是無厭也。然則人如二子。即不富貴與壽考。美惡焉。雖然。假令二人遇太史公。親見其賢與貧賤不壽以死。其怨天當何如耶。

徐仁寰傳

徐安世字明倩。號仁寰。故明相國仲弟復齋公後。考諱廷錫。號毅我。以長子韶階貴。封中憲大夫。母龔氏。贈茶人。繼毛氏。君毛出也。毅我公生四子。韶階長。而君齒居季。天性至孝。輕財好施。弱冠補弟子員。文名動鄉里。以故毅我公奇愛之。明天啓朝。魏璫用事。令其黨崔文昇來江南。名為督漕。實則乘間抵隙。借以排陷縉紳家。而毅我公性嚴毅。素不悅於里胥。遂以官戶誤漕。羅織毅我公名以上。於是文昇疏入。縶騎猝至。急命縣令逮人。赴淮就質。毅我公不得已。拂袖欲往。君牽衣泣曰。大人老矣。奈何遠行。且適者魏璫柄權。擅作威福。舉朝士大夫俱橫被刑。儻官署一空。而伯兄居官。久為羣小所側目。大人往。知必不免。兒願乞哀。縶騎請以身代死。生聽之。毅我強留之。不可乃行。抵淮。文昇兀坐堂上。詰責君堂下。君反覆抗辨。不少屈。文昇怒。杖君。

君隨杖下斃。當是時，家人輿尸出，悲動行路。猝遇黃冠道者，從東方來，熟視之曰：死者尚可生也。爰取袖中末藥置創處，君立甦。黃冠修不見，或者歎為神助云。顧文昇信君死事得解，君扶創歸。父子相抱，大泣。繼復引觴大笑，由是邑中無知與不知，咸稱君孝子名籍甚。厥後懷宗即位，魏璫伏誅，然國脈已大傷，明祚曷振。君遂棄舉子業，鍵關避世。時時以詩酒自娛。入國朝，與鄉黨二三君子，以還嘯傲山水。論者謂有陶阮風致焉。先是君家素饒，西貸者至其門，不拒，即數至不辭。有貧不能償者，歲終輒焚其券。內弟吳某，少失怙恃，君收撫之，無間。親子弟，後吳成進士，通籍於朝。君終身未嘗有德色云。君丈夫子二，長承宗，任臨清州別駕。次謨，郡庠生。謨與余交尤善。孝友任俠，有父風。

論曰：人孰不貪生怖死？君為至性所激，出萬死不顧一生，以免親於難，難矣。卒之惟孝格天，黃冠授藥，死者復生，抑又奇矣。語曰：孝為百行之原，親親而仁，民作者順施者恕也。由此言之，君能賑貧乏，撫遺孤，厚施而不責報期，豈非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之義耶？余為之傳，附諸徐氏家譜，俾後世有以考焉。

三晉論

夏 駟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初命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司馬氏編通鑑託始於此。若曰。此周之所以亡也。大夫蔑其君。分其地。天子不能討。又使得列於諸侯。夏子曰。此秦并天下之始也。如周之亡。始於此。則前乎此者。有吳曲沃。武公弑晉侯緡。釐王不既命之。為諸侯哉。秦自穆公益國。十二關地。千里稱霸西戎。天子致賀。已日駸駸強大。而自穆公以迄於獻孝。二百餘年。終不能越河山。尺步以得志於東諸侯者。以晉為之捍也。蓋當時山東之諸侯。地大力侷。能與秦為難者。惟齊楚與晉。齊東邊海。去秦絕遠。楚西北與秦界。僅武關一路。其循河抵鞏。南北千數百里。舟車接而刁斗聞者。惟晉。計秦之出兵而東也。莫便於函谷。河東次之。若出武關。以走浙川。均鄧。則皆崇山幽谷。秦欲多出師。則道險糧絕。少出師。則不足以制楚。秦必不為也。方三晉未分之時。河山以東皆晉地。秦既不能越晉。以攻東諸侯。使其有事於晉。則舉晉之全力。固足以敵秦。而晉王盟中夏者。幾二百年。諸侯多與晉。而不直秦。此秦之所以歷六世而終不敢出兵以害山東也。自晉分為三。而秦以全力攻其一。始不支矣。且三晉之中。韓為弱。而當全秦之衝。莫如三川。以至弱之韓。而當秦之最衝。其勢必敵。韓敵而折於秦。而秦與山東諸侯。直相搏於四達九衝之區。而無有制之者矣。或曰。晉分而弱。

固已。然三晉亦嘗合縱以攻秦。而終為秦所破滅。何也。曰。天下之勢。自合而之分也。易。自分而之合也。難。當三晉之初。救知伯而分晉也。其數不啻若兄弟。然坐席未煖。遽相攻擊。以至於並滅而不悟。故其合縱者形也。非心也。夫以形合之。三晉而攻上。首功與勇於公闕之強秦。豈有濟乎。且秦攻魏。而韓有三川之虞。秦攻韓。而魏有安邑之慮。必皆不敢全師以赴難。所持一趙。又恐燕齊之倚其虛。以視全晉之時。九合三駕。諸侯畢從之。日。其勢為何如哉。夫以坐棄。周失天下之始。三晉分。秦并天下之始。後雖有論者。弗能易已。

宋論一

宋有天下。北不得幽薊朔方。南不得六詔。幽薊當不能取之時。而必取。故敗。南詔朔方。乘可以取之機。而不取。故弱。夏子曰。宋之弱。自不取朔方始也。南詔。金鐵犀象之所出。武侯資之。而軍國用饒。乘平蜀之威。段氏之微。可以得志。太祖有鑒於唐。畫大渡河而棄之。雖失事機於國勢。未為削也。當太平興國之初。遼勢方張。太宗之不踰中主。曹潘諸將。皆非耶律休哥之敵。此蓋威觀變之日也。不度彼已。再舉再屈。遂締昆弟。與國終始。宜也。至若四州。本中原故地。繼遼竊之。以為國用。兵屢年。舉朝肝食。因其新死。稚子方幼。以曹瑋之畧。尺筆定之。而有餘顧。遲回不決。其後遂不可復。

蓋宋之取遼藉屢勝之後故其發也失之於太輕而其取夏值屢挫之餘故其發也又失之太重深可惜也夫朔方三面環河以為固土田豐美壯士勁馬甲天下東控雲中上谷西引番羌憑三受降城而漠北不敢南牧真宇內用武地與幽薊形勢相頡頏者也幽薊即不可得向使得朔方而守之宿以重兵則澶淵之役彼必不敢傾國而深入慶厯元豐之間彼亦不敢虛聲恫喝以要我增幣而割地即一日金人敗盟亦決不敢出太原而直下何也彼即欲引而南然我靈武全師出雲中上谷以擣其後也靈武既以興身則燕代孤軍僅能自守而不足以出奇制敵矣然則彼獨不思夏人之擣其後何也夏小國也既叛宋而與宋為敵即欲乘彼之虛而東又慮宋之乘其虛而北彼固策其無如我何也故曰宋之弱自不取朔方始也

宋論二

宿兵之衆養兵之厚未有如宋者也而宋日趨於弱何也不都關中洛陽而都汴既無河山之險以自固勢不得不恃兵所恃在兵則宿之不得不衆而養之不得不厚養兵既衆且厚則取之於民也重而又遠有歲幣夏有歲給故雖四方無事太平全盛之日而國勢遑遑常有不終歲之虞議者於是深思太祖之遠畧而咎太宗之失也雖然朔方不取則關中亦不可得而都昔者秦漢唐皆都關中矣始皇已取河南

地復築長城。文景之世，烽火嘗達於甘泉。自武帝窮兵，至於漢南無王庭，而昭宣以後，始絕警馬。武德貞觀之際，突厥且及於便橋。自李靖出定襄，張仁愿築三受降城，而後北陸安枕。蓋關中扼天下之吭，而朔方又拊關中之背。朔方不得，則延綏環慶千餘里，皆戎馬之疆。故欲都關中者，未有不取朔方者也。太祖若都關中，其勢亦必取朔方。惜乎太祖有取天下之畧，而無其年。宋之弱，弱於太宗也。

元仁宗論

仁宗肅清內難，援立武宗，以介弟之親，兼撫軍之重，信使之隆，殆無間然。顧自至大二年以後，設尚書省，更錢鈔法，聽用脫虎脫三寶奴等，殺戮無辜，鄭段氏等十七族，大興佛寺，皆事關軍國，非細故也。然仁宗初無一言，既而武宗崩逝，即位未違，首戮羣邪，更諸弊政，不出三日，又何速耶？說者曰：仁宗非不能諫也，長君之惡，使天下之心去之，而我因從而收之，此微權也。夏子曰：仁宗賢君也，內外歸心，久矣。固有是哉。夫天下之忌，恒生於勢逼。天下之疑，皆起於意違。勢莫逼於代為君，而意莫違於吾之所是，而彼之所非。昔者宋子疼嘗為太子矣，欲速之，譖興而子疼死。扶蘇嘗為長子矣，坑儒之諫，遞而代郡監軍之命下。彼二子尚不能得之於父，而謂仁宗獨能得之於兄乎？且天下重器也，四海厚寶也，父子至親也，拱天下之重器，與厚寶，而奪父

子之至親以與之其弟自非聖人必有不能釋然而無間者况當日武宗雖有宋穆
藝祖之約然周懷二王不聞失德父子之愛如故也凶讒布列增思不花完澤諸人
即守正未必遂勝於孔父趙普也向使仁宗直言不諱一進而悔再進而疑且忌疑
與忌開而奸邪得乘釁以選定策之實吾恐仁宗之禍然則為廷美德昭不然則亦
司馬攸之續矣尚望兄弟弟及以承奇渥溫之統乎是故油然而若與之相忘尚書省
立吾即為尚書令五臺寺成即如五臺疑忌不開而奸邪無所乘其隙大位既踐一
指顧而命德討罪僅章燦然可謂哲矣。

周蝶庵傳

濂溪先生之後有賢裔焉諱采字展臣號蝶庵桐鄉人父曰拱辰明經博洽工古文
辭君少負雋才年十七作游破石山記陸徵君仲昭亟稱之為諸生學使者李唐生
具知人鑒尤以吏才許之顧數奇不售丙戌以拔貢受富春學職歷八載直指杜杲
薦於朝遷廣東澄邁令再任山東諸城俱有異績中蜚語歸里康熙十九年卒君行
誼修整所歷仕途務盡其職睽州處錢塘上游山川險阻遭兵革之後士氣不振公
獨勤於課誡薦拔孤寒所期許無不先後成名去文風丕變自郡伯以下咸接以賓
師之禮甲午入廣餘孽猶未殄道途充塞巡撫李檄署陽山公單騎至邑廣布恩信

盜賊解散三月邑大治比涖澄邁訪民疾苦盡革夙弊嘗視事有躍馬入而索芻艾者笑指履草謂曰是可飼也蓋刈諸盜魁林貴者據險出沒為患君廉得其戚王仕俾偵賁自效有陳弁與貴通晝夜陳營縱飲君就率勇健掩護之諸城前令戕於盜負帛金竊其子追比尉徐觀至任甫兩月革職妻子不能謀食咸力救資給遣歸君尤善於荒政丙申在澄邁乙巳在諸城歲大飢施賑有方全活甚眾嗚呼君之吏才善矣吏才果足以盡君否也。

夏駟曰君在諸城童子誡得陳子獻真刀薦補弟子竄復命從李太史澄中受業具書幣躬造廬載拜盡賓主之禮而去治西北有故蘇子瞻起然臺竄而修之暇則嘯咏其上或偕諸名士登瑯琊觀日出飲酒唱和其流風遺韻近今簿書吏可多得耶

唐氏二孝子傳

松江吳縣修竹鄉有唐孝子廡云國初某直指所表也伯氏君秀仲氏茂森兩孝子之見旌也以割股療親故吾聞身體髮膚不敢毀傷見於經割股割肝不列旌典者之偉然亦有辨吾百無一生而不能必救其親則不為吾百無一死而或有救於親則為之夫割肝百無一生者也割股百無一死者也吾百無一死而又即以受之親者返救吾親奚忍而不為哉孝子父曰愛山母康氏康病脇萬方不治一子各

不相謀或樂或苦。潛割股和以進。母霍然已。父復病劇。二子愈之如前。於是鄉黨傳之。臺使者表之。而孝子廬遂與鄭公鄉高陽里。並峙千古。凡人之情。一二事可以矯持。而生平一不可終掩。天下未有孝而不友者也。兩孝子父母歿。伯甫有室。家仲始弱冠。孝弟變僅八齡。伯以子視其弟。仲季以父視其兄。迄今三十餘年。傲獨兄若弟。如足如手。而室人亦各體其夫之心。以為心變。字欽文。今為諸生。有聲於時。兩兄資其誦讀。思光顯其父母。嗚呼。孝以成友。友以成孝。於今世僅見之矣。

夏駟曰。兩孝子余不及見。得交於欽文。學純而行端。即之藹然。談及父母。兄嫂則泣。然求文章。思表揚之。松俗信方隅。歲月吉凶。阻葬之風最悍。兩孝子拮据襄事。人皆感動。爭為助。舂鍤。夫割股以療親。而親輒愈。則動乎天。不扞於最悍之俗。而俗自化。則動乎人。故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大孝者必昌。兩孝子俱服賈。伯又無子。吾於欽文卜之。

原道

李 滂

道者人倫庶物而已矣。奚以明其然也。厥初生民。渾渾沌沌而已。有夫婦父子。有兄弟。有朋友。朋友之盡。有君臣。謀取禽獸。如毛飲血。事軌次序。為禮。前呼後應。鼓舞相從。為樂。挽強中之為射。乘馬隨徒。為御。歸而計件。銀於冊。為書。數。因之衣食。滋。吉凶。備。其倫。為人所共由。其物。為人所共習。猶遠。衡然。故曰道。倫物實事也。道虛名也。異端。乃曰道生天地。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是道為天地前一物矣。天地尚未有。是物安在哉。且獨成而非共由者矣。何以謂之道哉。誰生之哉。道家黑言詭語。大率類此。惟道可道也。故指倫物之眊。接曰仁。裁制曰義。節文曰禮。眊是非曰智。所謂民受天地之中氣。以為性。而能知行倫物者也。孟子曰。仁義禮智。中庸曰。智仁勇。漢儒曰。仁義禮智。信。易曰。立人仁義。以由人命之。故可分可該。可別呼也。又總名。大學曰。至善中庸曰。誠。洪範曰。極。屋中。稔也。即中也。且言行倫物也。非別有他道也。今日性理精也。本也。倫物粗迹也。末也。毋乃枝指乎。以致捉風捕影之徒。羣趨。蠅。鬼。國。喧。靡。性天。而異端。掃倫滅物。無極。冥中。若火燎原。莫可撲熄矣。吾儒論道。不實。不併。分。其罪。熒。

閩戶部詩集序

國朝文匯

卷三十七

十二

甲 集

三代教士有四術。曰詩書禮樂。禮樂於今。後學久矣。書後有廿一史。通鑑其緒也。而宋明史辭。無事雜。通網僅登虛言。為時文用。鮮知政事之綱領者。惟詩自騷賦漢魏樂府。以及唐人律體。雖刻畫風雲月露。視三百篇。達政能言之道。相逕庭。而其大小正變。以各道其性情。則未有殊也。自明季虞山錢氏。宗宋而絕唐。於是風雲月露之辭。變而為馬勃鴨蕘。瀰漫紙上。而詩乃卑而不足道。雖然。余嘗慨然近諸學。俱衰。道德衰。經猷衰。文章衰。惟詩猶為健舉。其故何也。自唐以排儷為時文。明以帖括偶比為時文。而指倣經史散行者為古文。而詩與古文。遂為才子文人所競。上然。明以時文取士。而專用宋人註說語錄章句。闡於心胸。雖勉為古文。大約不離其靡俚之時文者。近是。歸震川茅鹿門輩。亦不能自脫也。而李北地王弇州。決而棄之。又訂鉅秦漢詞語。貌似神去。詩則與時文別。為術塗攻之者。相誠。宋後語。不以入。故明代古文卑於。而北地大復之詩。突過元宋。而逼盛唐。其時與輔近地。如盧次樞王青屏頓鷗汀之傳。可歌可傳者。指不勝屈也。逮及

興朝。宋人道學之盛。極而衰。伏之。古文與詩。浸以日上。文則侯朝宗。毛河右。王崑繩。詩則河右。以及屈翁山。申鳧。盟戴滄洲。皆崛起樹壇壁。一起宋元之衰。如吾邑戶部閣君公度。亦其一也。公度與滄洲居相近。夙聞其說。而延王五公先生於家。日相

刮摩又博極墳典。不滯宋人籬下。故其發為歌咏。皆有法度。非苟成者。且天性近遊。不必斤斤。聖賢成樞。而恬淡名利。每篇中守拙安卑之致。一倡而三歎焉。其於達政能言。未知觀者若何。而幾幾乎可以典觀。可以羣怨矣。嗚呼。能無傳哉。予故僭為鑿校。俾其諸子。開雕以問世焉。

馮君傳

馮君諱雍。字敬南。代州人也。大父廣東左布政使如京。以春秋名家。世稱曰秋水先生。父雲。曠仕翰林院講官。至禮科給事中。君生而穎異。好經濟。嘗謁魏敏果公。象樞奇之。戊辰聯捷。成進士。初補中書。已陞梧州府同知。衙無事。每為上官剖疏別案。事特薦調補南甯同知。南甯逼左江。與諸土司壤相錯。自吳逆後。伏莽多有。守土置莫誰何。君至。陰詗其一。縛致之。訊其黨。皆獲。置炮於法。餘釋。署為鄉役。率土兵伺盜。自是盜未發而捕已至矣。一巨偷李亞四。聚數百人。伏城鎮北橋。期舉火。諸官出救。踏之大掠。君知偵眾盜盡出。而亞四在急。擄之。羣盜駭散。南甯故以竹結屋。覆之茅。比簷相亞。每災輒延燒。十百家。盜因乘之。劫畧。君命民門庀甕一。貯水。驗無水者。罰立保甲。令遇災人。撻水一石。運至給籤。翌日。按籤有無。施刑賞。又使役巡。厥所非。運水及捕火人。即執懲。由是比年無災。而盜亦熄。歲戊寅。湖廣茶陵州有警。嶺西南群醜。

伏蔓南甯營署間謀旦暮起應。當事者震怒計之。君曰：吾行辦之密，廉得其主名，夜呼前釋盜諭以効力，皆屑涕誓死報。迺令各招其徒入，即土兵也。質明，戈兵蟻聚屯城中。當事益大駭，曰：何為者？君曰：無他也。行釋去矣。諸奸見兵集，懼伏莫敢動。因按名捕寘之法，而犒土兵以牛酒去。庚辰，攝府印，別甯關稅弊，巡撫彭鵬疏薦君。君丁外艱，士民攀留不得。至感數泣下。辛巳，李塔入都，君浮家都門。萬子斯同亟稱君學者，因相會。抵冬，君延萬子孔氏子尚任、王子源及塔論學。塔餽以大學，辨業。萬子夙有講會。壬午卒。君乃邀同人十日一會，具蔬，祭未春。塔又入都，君廣集四方士，列講筵，推塔講，塔謝不敏坐。或問理氣五行及經義，略陳說，日晡散去。君留塔喟然問曰：聖門所重者六藝，豈不問學術為乎？塔曰：君知其由耶？三代以上，以仁義禮智之德出，而為子臣弟友之行，緯以禮樂兵農之事，而其事則必習之學中。一源共委，典樂所以教胄子，大司徒所以教萬民也。無何，遭秦坑，口傳身授之學遂湮。惟古聖載德，行與藝諸典籍，幸有存者。於是掇購爬羅，誦說多而習行少，謂傳經為儒者。至宋明諸儒，又以漢唐僅訓詁，未窺本源，乃舉聖門不可得聞之性天立主靜觀中致良知等名，以補道之上之虛，模太極下之日役章句。至禮樂則以為緩圖射御書數，則以為鄙事。將子路之兵，冉有之農，公西華之相禮，俱置學外，致使漢唐宋明諸

君所與創定宇宙者率用踪盜屠販輩而所謂傳道大儒且高閣求之待異日天下無事命以珥筆講書而已不知伊呂周孔當此時亦祇如此否其禮樂兵農不務則所持以盡行者何事養德者何具而德行亦因以亡矣此學術所以日壞天下所以日靡而不可措也君立起曰然乃遍究禮樂經濟諸端夜深秉燭偕其四弟廕及子考辨娓娓不休塔復言修身齊家務君欣然期立見於行初君童歲詩文即噪人口願唾棄弗屑嘗學射應弦中相馬驚駭百不失一尤精算術測高量遠求深推計今古伸手布籌咄嗟立辨世傳九章書與西洋算法人或輟轉莫解君一覽立剖輒指畫令人人可曉生有巧思凡攻金攻木錐鑿鈴錘之類行則携之時考次踰度定刻漏早晚地勢向背皆出意解手成小儀器精巧靈通世業家自謂弗及也每言制器今不逮古遠甚如考工記弓人一則妙盡物曲學士不之求工人又沒世不知他率類是嘗欲以所試農田水利軍旅甲冑火攻諸器為一書又欲推春秋以來日月薄蝕五星行度諸儒同異得失為一書皆未就見成者僅有諸分指掌測量方程二小帙製器有簡平儀大銅黃道儀小時日晷銅矩度器銅渾儀皮水礮乃甲申正月甫三十八歲遂卒矣

李堪曰聖道豈其莫振也哉何馮君之早折也予初交君時窺其貌癯然自清露詞

之則世家貴族疑難何以不類乃卒短折悲夫卒後州有訾譽詎才尤見嫉耶抑所見者遠而左右周旋乃未至耶使君不得盡其學將誰尤哉

郭御史傳

郭御史名金城字子固父盡忠仕至吏部文選司主事早遊盡忠養父顯名撫御史甚嚴遂自奮以學問官績著於時由旗官學生試特等授內閣中書升刑部員外郎轉御史先是御史好詩文聞予習顏習齋先生學盡棄之講求天文地理政刑書數射御諸學入刑曹精練刑名十四司案比皆倚定每決讞再四款處全活甚衆及官御史曰吏治不修由官繁亂人才不振由三代學校選舉之法不復因先疏請汰冗員行之而時逐官利謂仕途減則阻滯存心諉御史笑而不辯也御史貌謙謹見人徇躬如子弟而中實不可一世非其道義所欲為百方撼之不動也杜絕暮夜苞苴親串僕從從與終不變公退則閉門不請謁人一日遇尚書甲於塗曰君何不一謁曰公有公地私無事何由謁曰時如此勿執曰時如此時而某人如此人也甲嘿然當御史十三四歲顯名使京西燕山牧馬且牧且刈歸暮束芻馬上跨而歸艱苦備嘗嘗歎曰吾命貧安之且天子勉奈何力為善卒不盡其用四十一歲卒三子卒之日囊錢不足百敝衣布襪以歛

李塔曰御史篤孝能取師友頗嗜黃老謂子曰先生惡惡嚴傷和子曰怒哀中節亦曰和黃老玩世究為酷烈非和也時花木適然曰藉以存吾心也子曰寄心花木無花木心安寄改各稱是嗟乎其學可深言惜哉

魏烈婦傳

烈婦王氏新城王五公先生之孫女而忻州知州新安魏公蓮陸之長孫婦也年十五六父曙光許歸魏氏事舅韞石姑田氏盡婦道夫克儉病弱相之敬而順康熙三十二年克儉補易州諸生嘗讀書保定府城內時病旋劇烈婦聞之自易州坎下倉皇入侍左右奉養卒不起烈婦擗踊長號曰吾無天矣可生耶吞毒半下咽姑見以指出之火哭呼曰吾與汝舅俱有年汝夫之二弟稚汝夫死汝又死是死吾夫婦也灌以藥日夜令人防且曰右叔後日產子首即與汝烈婦時年十九矣乃強理生計如荼攻剝不少懈數年後季子克肅生子繼先遂以嗣之烈婦撫育其孫警齡督就外傳隨兩叔父學夜歸必令背誦初克儉索葬坎下村側至康熙四十八年韞石立新阡營葬烈婦同穴之志怛怛動淚集裳不可拭已而佯為歡笑時韞石率二子入府試烈婦撫繼先曰汝祖及叔父出祖母室無人兒可伴祖母寢繼先沾侍久書牒不去也及夜夙興視兒寢熟乃躡漱櫛紈以手畫壁曰吾事畢矣志遂矣端坐几上

維經而卒。王五公先生與魏公達陸皆容城孫徵君門人。徵君當明季。周旋左光斗魏大中周順昌逆璫之難。幾瀕禍。不憚。故其講學以氣節入。而五公先生更淬厲氣節。抱膝著居諸編。倚天長號。慷慨須眉如戟。達陸亦仔肩徵君之學。垂老不悔。其家婦女之仗節視死如歸也。安肅知縣薛祖順旌其閭。為文立石墓畔。一時歌賦輒贊者無算。

李堪曰。吾友惲臯聞每為我言。人性有四德。而今最亟者在羞惡。能起人羞惡之心。人紀蒸蒸日上矣。嗟乎。誠哉是言也。如烈婦殆激發於羞惡者素耶。其視人之朝秦暮楚。北面作心。不可須臾活。而烏得不終以死殉也。婦父家姑。五公以字易州田治挺之子。誠甫事夫如大賓。誠甫夜出。至漏二三下。必秉燭莊坐待之。無惰容。誠甫亦早逝。撫一啞子。育孫成家室。今蕭蕭白髮七十餘矣。與烈婦生死皆無負云。

內邱縣教諭李君墓誌銘

李君諱樹碩。字簡臣。以選拔貢生。康熙四十八年。選內邱縣教諭。君不自開其官。修學宮。自其邑安平置文廟祭器百餘事。齋至內邑。課諸生以文行。暇則與之賦詩。道志。由是人文丕變。會五十年。奉旨編纂輔民禮。乃內邱令以比歲不登。多通賦。催科加亟。日敲朴民。鼎沸相率運坏木砌縣衙門。令倉皇無措。君聞急往視。諭以上

下大義民乃解。適分巡大名道甲過內邱。民聚馬首呼冤。令懼。私丐甲執呼冤者繫之獄。且謂必有矜生唆之。竄數名呈甲。甲呼君讓以不能束士。君憫然正色曰。民填溝壑而號呼。誰能禁之。而安事唆之。諸生何尤。且碩不能束士。罪也。願投管甲為之。霽威。置諸生不問而去。至柏鄉。使人召君。意情之為邑令調停也。君揖使者曰。吾老矣。乞休矣。不長於奔走。無以奉命。遂告休。次年夏旋里。將行之夕。忽聞門外大呼且哭。君驚起偵之。則成碑人焚香叩送者。及出郭。士民携觴泣別。蓋擁馬前不得行。予嘗謂官人要職。惟冢宰與縣師。冢宰在上位。進退人才者也。縣師在下位。教育人才者也。而今最閒無事。亦惟此二職。冢宰不復問選人賢否。惟立簿列年。分先後為用。次。縣師慷慨閒坐。終歲不一教士。比文衡案臨。造冊齎送。如此。則置書吏辦之。皆可報稱。奚事督官。乃君獨改轍造士。且復留心民瘼。其不合而歸宜也。君先世以文行相禮。海內仕途。君守身孝養。為邑人捍災患。一遵先人旨。躬訓諸子。俱積學。康熙癸巳科。或謂曰。諸公子文張甚。而屢躋皆賄錄。人潦草誤之也。近有賄賂錄者。蓋效之。君曰。不可。是以賄進也。既而是科。賄錄賄發。而子用舍入彀。君諭諸子曰。履正不亦獲耶。倪倖甯有濟耶。暨之。率祖攸行。無忘於戲。君之守正素矣。配某。子五人。用晦。用欽。用含。用煦。用宏。女五人。孫七人。享年七十有二。將葬也。晦衰絰匍匐求銘。銘曰。

職之任時之宜不周而去異其悲呼池之旁君子之疾白楊風起苟無戕兮。

可母岳氏墓碣銘

氏出曷黎之可志可也無子曷稱母有母之者母也曷母之繼妻子也子與父之先
出者情絕何以母出仍志可則母也氏岳姓安平王官屯人歸可子仁言患羊角瘋
可子以禮去惡疾出之返母家數年瘡而可子已再娶或勸改適氏不應聞以箴綵
遍縫相衣及履投井死母家葬之屯東北里許可子好學從習齋顏先生遊因識子
年六十補諸生來拜言其出妻之節謀將鼓吹往祭而曰吾再娶已出四子長肆節
次肆箴諸生又次肆篋又次肆節風命清明十月朔日必往祭出妻墓盡子遊擬選
祔可塋而禮無其文即其地立碣志之可乎予曰可今歲辛丑予自金陵旋里則可
子已卒走弔其四子環而泣曰先子求先生文以表節母不果彌留猶以手指心也
願賜文使子姓歲時拜掃觀焉予念方靈輿每歎今之維倫紀者勢利安性命者嗜
慾氏已出何所欲於可何所利於氏而氏必以節終夫沒世不讓諸子追祀父亡
不懈豈非天性維結終不絕於人心耶抑節義忝感者然耶銘曰
井清淪寔幽黝節則婦情即母緊謂天之絀而人之信萬祺眎茲文

周意庭墓表

黃叔琳

余癸卯南闈。網羅才俊。最後所得卷。尤根柢理學。蘊聖賢之淵微。發古今之宏深。其風格益近乎古。而光芒愈出而不可窮者。曰周子振業。顧其卷後出解額已定。遂屈置副榜。予時時引為己過。而周子老不獲售。家又極貧。猶往來燕楚間。曩然自力於衣食。廢其身終不可用。乃歸而杜門。又三數年。卒以窮困勞苦而歿。歿之後數月。諸孤與從遊之士。將會葬於同里祖阡之別穴。來請其墓上之文。以表其風。素予方以不克舉賢為周子愧。願令親表其墓石。觀於周子之學之行。不肯同於千百庸眾之為。卒使抱其志以歿。則予之所以愧周子者。滋無窮也。周子字石序。一字意庭。振業其名。世為吳江人。父昞。祖廷祉。本生祖廷樞。曾祖宗建。明監察御史。天啟初。疏請誅魏忠賢郭鞏。及奉聖夫人之再入宮也。與給事中侯震陽極諫。語尤危切。客魏父愷。工部主事。曹欽程誣劾。逮繫詔獄。竟以身殉。當是時。真聲震天下。顧其家無尺寸之庇。右序幼時。貧不能具束脩。其父母更督教之。稍長。哀然有忠毅祖風。其讀書以反經正誼為功。故其講學。必以誠敬為主。闈洛閩之奧。閩姚江之門戶。其大較也。以為仁由親始。故其行義。先盡事親之道。以遞及於宗族鄉黨。方其父孝昌先生早卒。右序衣敝緇。羈旅關河。以事母吳孺人。而不見其難。弟妹貧寡。日分給以館穀。而

不見其少。恤人之患難。周人之急。經紀人之喪。禦人之侮。展轉於寒暑雨雪。跋涉顛躓於風濤鼎俎之下。而不見其勞。宜其及門之士。於右序之歿。為之咨嗟涕洟。悲吟思慕。欲以其不朽者。相與沈淵樹山。謂右序之神。明直寄焉。爾也。右序生於順治十七年正月五日。卒於雍正八年十月十八日。年壽七十有一。娶吳氏。繼娶顧氏。子男五人。孫男六人。右序平生著述滿筐篋。其友許甘泉。陳獨亭。陳雪川。及其從弟。漢句。皆先右序卒。以其詩古文。無論次而傳之者。然右序既已不見用於世。而精英之所發。又日醇而肆。則今雖無傳。後必有傳者。予獨因其及門所為狀。撫其大端。書之於墓云。

思亭記

惠周揚

德州呂子某闢地於城之西偏曰止園園有臺榭雕闌石砌花果之勝而亭當其中尤軒敞宏麗者曰思亭於是聚賓客而落成之東曰惠子登其亭而請其義各有為之言曰飯藜藿者思芻豢芻豢在則不思矣居繩樞者思廣廈廣廈在則不思矣然而芻豢廣廈安有常哉芻思而芻豢為藜藿廣廈為繩樞矣傳曰瘠土之民思思則善心生不其然乎或曰人之始藜藿而後芻豢談藜藿則輟箸太息而終身芻豢者弗思焉始繩樞而後廣廈見繩樞則仰屋長懷而終身廣廈者弗思焉呂子生長名族中更憂患今之居安處樂未嘗一日或忘於心雖微是亭吾固知呂子之必有思也若子孫之席其業而居是者其思與否無自而詔焉庶幾其藉是以思也此呂子思亭之所以名也山薑田公曰不然呂子以止名其園者也止之義莫備於易之艮卦而周公之傳是卦也則曰君子以思不出其位夫思之為用幽緲恍惚反覆變幻無所不至人之終身役役馳驚而不知止者皆思為之累也誠思矣將求止不獲誠止矣又何思之有哉然人所處富貴貧賤得失憂樂之境雖有遷徙轉移而其位自在苟能循位以思則於人倫日用居處動作之間有一生矻矻而不自以為足者奚暇更及於他故君子終日思而未嘗不止得其位也呂子誠熟復乎易之義而得其

位以慎思焉則無妄心無越志無伎求其去君子不遠矣自此以往所以修身砥節垂訓後人豈特一亭一園之是藉哉且人固有繩樞藜藿而道尊芻豢廣廈而不足貴矣吾知呂子不區區於是也於是呂子瞿然起立曰深乎田公之言吾志之而未
能也吾將書之壁間朝夕觀覽以自進因顧謂惠子曰君當為我記諸余既得聞思
亭之義又竊歎田公之風旨經術有補世教不特為呂子言而呂子願樂受之如此
皆可書也退而詮次公語并用客之說以為止園思亭記。

樂園記

田子子益名其讀書之室曰樂園顧謂余曰此小雅鶴鳴之詩之辭也序言鶴鳴詩
宣玉而詩人比物博喻類師之訓弟子者吾曾學文於吾子其亦誨我而為我記諸
余蹙然不敢當退而誦鶴鳴之詩其詩曰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樛又曰樂彼
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樛意若有樂乎檀而反復言者既而讀魏風之伐檀取以比
君子之不用而王充論衡又以為楓桐之美不如樹檀之剛其材強勁車以為軸殆
與壯生所謂不材者異矣然齊人諺云上山砍檀櫻榼先彈豈非別之之難耶難於
別而不之別則既隕之擇惡木之歎皆將比而同之此詩人之所以納誨也惜哉毛
鄭之釋詩者未及此而後世陸璣陸佃羅願諸人徒紛紛於草木之名類或謂檀似

六駭謂穀為植或以為構或曰非也其言乖刺不一不足道然讀其詩攷其物正其說之同異得失亦君子類族辨物之學所不廢故艾軒氏謂讀風詩不解菜菔讀雅詩不解鶴鳴比為無得於詩者今田子讀詩而取於是宜其有以解之矣然吾聞君子之讀詩也於詩之草木鳥獸非以為草木鳥獸已也淇澳之菜竹湛露之杞棘用以比武公君子之德而孟子所謂舍其梧檟養其楸棘尤為學者切身之喻由是觀之則鶴鳴所為樂彼云者豈與此易道哉田子既已讀其詩攷其物正其說之同異得失而更澗澤融洽求詩人之樂於千載之上則田子之樂有不可言者矣如其不然雖林麓勝概左右山川極一時臺榭遊觀之美吾知田子不樂也先是臺室落成田子既自為記其文超然不俗然頗近莊生齊物之旨吾懼其不可為誨也故舉武公孟子告之俾田子循是以進道之歸也有日矣田子年少能文風氣日上非余所能追逐春姑誦其所聞以俟田子之自擇焉

李毓新傳代

李毓新字喬之嘉興海鹽人崇禎丁丑科進士授廣東潮州府推官以斷獄平允知名嘗攝太守事又權知揭陽大埔二縣皆有惠政吏民稱之是時天下亂盜賊蜂起閩廣間尤多劇賊攻劫長吏毓新初視事有威名賊不敢犯制府倚以為重使按所

部廉察傍郡縣令。至得周知其民情利病山川阨塞。因請制府城豐順以屯兵。豐順當閩粵交。數郡所轄盜賊踞以為固。及城後賊無所恃。各散去。至今為潮州重鎮。云又請清鹽稅。嘗收其吏民之中飽者。以佐軍食。又條上平賊十二事。制府納其言。軍食果足。而賊亦次第削平。久之。奉檄攝肇慶府事。兼佐理軍務。是時韶州有楚寇。肇慶有賀寇。制府移鎮韶州。賀寇乘間攻破開榮。合郡震恐。欲亡。毓新出諭眾曰。爾民毋動。吾指日破賊矣。適援韶閩兵來。毓新調之攻開建。賊敗去。又從攻楚寇。破之。復數縣。又請兵擊走閩寇之圍潮陽者。大破之。又分擊興甯橫坑。下洋諸寇。皆破平之。前後大小四十餘戰。皆克捷。蓋毓新之功為多焉。制府上其狀。將齎伐閩詣吏部。而京師失守矣。福王南渡。毓新從之。授兵科給事中。屢慷慨言事。忤時相馬士英。出巡視江防。甫出城而士英挾福王遁矣。毓新間行歸海鹽。海鹽兵亂。死焉。其子積先走抱父尸亦死。

東田氏曰。余往年視浙江學政。得識給諫公之子登瀛。具知給諫公事。其人深自巨口長髯。落落異人。下筆數千言立就。以文士膺軍旅之任。能設方略。平寇亂。可為偉人。前明之季。當國者盡如給諫公。何憂閩賊哉。及公上計報。最赴行在所。國事已不可為。卒以齟齬不合。歸死於兵。亦可哀也。其在潮州司李。靖宗藩。賑流庸。登瀛能道。

之而惜乎不得其詳也

山不石不奇不純石不大奇太華削成十里五千仞一石也。權輿錢來抵驄山。山十九華山冢也。形古司寇冠。谷口達巔四十里。嶮平半。嶮非結不可。平非如地上。視嶮則平耳。萬山宮焉。為陳為陸。為嶠為巋。三里曰關。關上桃林坪。或取放焉。桃林。義無可攷也。再上布夷峽。即其脫骨之所。譽學學焉。古樹幕之。遠望龍蛇頓動。其實樹根盤於石上也。水流石罅。礮礮枝柱料然出內氣。十里莎蘿坪。一曰洞天坪。東嶽上方峰。余讀書臺在峰之腰。縵而上。自臺北折數十武。為坎容踵。二分垂外為領容手。至西元門懸數縵。以身付縵。縵搖身即隨。縵坎不得恃。稍不謹則溝中齒矣。稱嶽嶮者。此為最。西元門。唐元宗寬金僊所遣者也。峰上峽而坪。視下方如得天之半。南望嶽尚在天際。然非登嶽正路。故往往遊嶽者不及此。西巖毛女峰有拜斗臺。南即北斗坪。亦非登嶽正路。削成下中為谷。為徑。左右山如佩劍懸刀。峽崿為峰。十里十八盤。青柯坪城而上。坪南抵削成北壁下。人罕至。瀑布懸流。雨霽風起。望之如白鷺羣飛。搖搖不定也。壁不可窮。東崖巒如雷者千尺。曰磜梯。行梯不可則穿。如上方峰。縵纜也。余友劉石生鐫作平等觀。登者當具此心。北折如磜。曰百尺峽。崖斷為橋者二。刻壁中凹。高數十仞。深尺有咫。如發招然。則曰梨澗。人伏行。不自顧其膺之瓶而

則也。前則為雲臺峰，南望嶽巖，儼然如至尊凝旒，而雲臺則執簡奏事，拜舞不違者矣。日月崖亦白圓形，如旋轉然，擦耳崖則止言其峻耳。砢砢之聲，山谷遂應，或嘯或跳，踰刻如其音不爽。趾金天洞，見佛掌下，蒼龍嶺壁立千尋，如長虹倚天，毛髮為之浙。遇此則嶮稍夷，自千尺硬至嶺，或蛇行或蟬行，皆用綳跣，不敢企即一步之間，心手交用，嗚呼，殫矣。西望西峯壁，有洞方圓可丈餘，瀑布注此而後下，可望不可即也。前五將軍樹，厯下所謂如莢者，今皆不存，有一松高十仞餘，壬午秋，王子房摩挲其下，酹焉。及自嶺回，則松已火化，龍去奇甚。語云：凡羽化者，必須朝貴語迺德，樹亦或然。則松之須子房者有日矣。未一年，聞子房為國死難，或曰：識也。余曰：此松之所以為松，子房之所以為子房歟？過宗土地祠，則經云：削成而四方者，是自下視之，則一石而四方。至此又參起數峰，其中污也。南峯中央峯上仰天池，水不深，人不敢激，易所謂山澤通氣者。松檜森鬱如束筍，如列戟，風颭颭然。如按如節，殆非人間音樂，或曰：帝觴百神之所奏也。東西峯相向，倚南峯猶膝下。西為蓮花峯，東為明星玉女峯。是縣中望見三峯者，外此高出而亦稱峯。悉霍也。西峯下有玉井，韓詩花開十丈藕，如船然與否也。有潭二十八所，水瀉下五千仞，懸足練耳，當削成之中，窈然一竇，為水簾洞，隱訣云：鳥道絕通人踪，罕到即嶺上西望注瀑布者也。自南峯東下，避詔崖。

有陳圖南像。求北由嶺為廠。至東華洞。楊忠愍公有詩。傍東峯大石如諸侯。附庸昂首敦。晦其遁。形建玉女祠。亦曰玉女峯。上有池如白。為洗頭盆。天成淵。約詩含神霧。稱明星玉女持玉漿。果瀛則巨靈劈痕。蓮花十丈。抑或然耶。石北有泐。濶五寸。深不可測。即唐玄宗禱雨拋簡處。西南污處。細辛坪。可三四畝。布帛產焉。今覓之。烏存。仙人掌。即東峯北壁。遠望之。如人五指。遂傳為巨靈掌跡。即之。乃蒼白石相間耳。王涯以為偶為掌形。近是。此三峯大概也。南為商雉。盡山也。北顧沙隄。河渭滔滔。皆其有極。豐鎬在其西。泰山在其東。登臨瞻望。未嘗不愀然寄慨於斯也。全真巖。即南峯南壁。東峯南別立一巔。退而礧礧。則衛叔卿博石也。俱嶮甚。立南峯在襟帶間。何必足踰以身試不測。風雲霧露。峯皆肥。穰人行烟霧中。山在明暗。有無間。倩綠幽紫。南北二宗。寫不及此。可謂造化絕筆。名勝多難盡詳。仙蹟皆誕。戴之華嶽集中。王宏嘉曰。余登三峯。見黃河自龍門直抵華陰。折而東。河南華苑。堯造天矣。南望唯嶮。鮮以危也。董子曰。龍菴不弛。似仁人志士。唯華有之。其所表見。或華或菴。乘克執矩。固少昊之所司也。求軒轅會神虞舜觀后之跡。不可得。陰長生黃檀青玉之函。不見其處。似誕矣。文不雅馴。難言之。而世之求仙者。未嘗不執此以為傳付鵠也。仙可求。余將脫巾廬焉。嗟夫。黃河洋洋。告我以不返矣。

甲申之變論

王宏撰

甲申三月十九日之失天下也。非失之君也。失之臣。而尤失之大臣。何也。賊據河南。猖獗極矣。天下安危。惟係一督師耳。而當時之為督師者。若熊文燦。傅宗龍。丁啟睿。輩望不足。重才不足。稱不知司爵者何所見。而用之矣。及啟睿謀去。在廷諸臣視督師如陷穽。為社稷不如其為私家。念君父不如其念同僚。於是汪喬年以提學累陞。至督師。豈真謂喬年之壯猷勝任。而不吝崇秩之驟遷耶。此其罪一。不僅在無知人之明也。審矣。喬年之出師也。疾聲誓曰。滿朝無心。乃以喬年為督師。喬年何足惜。獨不計封疆耶。蓋喬年以清直忤時。自謂不知兵。故其言如此。鋒未及接。誓以身殉。其志亦足悲也。喬年既死。不得已而起孫傳庭於園扉。傳庭之才。可以有為。訓練未半。時勢宜待。乃促之出關。霖雨為阻。曾不克停。秦人固知其不競也。而秦人之仕於朝者。不知也。若以為傳庭一出。而秦即可粗安者。由是廷議促之。巡撫促之。監軍促之。而一出而賊遂不復支存亡之機。已決於洛陽之一戰矣。潼關甫陷。全陝悉降。賊騎東向。到處披靡。關部李建泰。倉皇西征。既苦無兵。又苦無餉。帝命捐助。時諸臣人人以廉自居也。天崩地裂。在不旋踵之間。而猶思為封殖自全之計。竟無有一人如上式之所為者。卒之李自成之酷刑。追比。而金帛粟穀固皆出之廉者之筭矣。今之小人

敢於放言。乃有以夫天下之故歸咎於帝之殺大臣者。夫帝之任大臣也。其寵禮不可為不至矣。任綿竹而綿竹如彼。任武陵而武陵如彼。任韓城而韓城如彼。任且興而宜興如彼。法愈嚴而賄賂日章。求愈急而因循日甚。有牢不可破之黨。有堅不可奪之欲。悲夫。帝之心亦不知所託矣。爾時之大臣可殺耶。不可殺耶。無奈其殺之不盡。而猶以陳演魏藻德輩遺之自成也。考之往牒。跡其行事。帝之德非中主可幾。諸臣之品。且居何等。清夜思之。平情以論。而尚敢有過求於君父者。其亦喪心之甚矣。順治初。山陰王思任寄書龍門解允樾。其詞悻悻。追咎神宗。迨咎熹宗不已也。終之曰。繼之以崇禎。起剝自雄。嗚呼。生勤宵旰。死殉社稷。此普天哀痛之時也。思任亦人臣。何其忍於刻責。而肆為無禮之言。以至此哉。思任有女。曰端淑。能詩文。刻映然。子集行世。中有言思任之死。嫌其數十日之生之多者。蓋謂其死非殉難。不能擇於泰山鴻毛之辨也。嗚呼。臣而非君。女而非父。一何其報之之符也。

世祖章皇帝祭帝之陵。哭之流涕。以為大明有君無臣也。大哉言乎。崛起而在斯位。非偶然也。

重修古函谷關記

古稱函谷關尚已。自周召召分陝。關屬之陝。以西唯秦據之。號天府之國。沃野千里。而

四塞獨斯關有建瓴之勢所謂天下河山秦得百二者也漢魏以來關以屢遷迄今二千年坻圯無存寒煙荒草鈔符遺遺猶軒之使過之者未嘗不咨嗟太息於其間也漢陽江君宰靈寶之三年勤勞民事自廢具舉周覽故址慨懷修葺於是捐金庀材鳩工重建為門為閣財不賦出力固農妪經始於某年某月歷幾月而落成梵壁孔固椽栴維新枚枚渠渠於乎美矣吾生也晚未睹昔所為關何似而今之堅好宏麗巍然竦立於兩崖之中者當試登而望之湖水潛其下城郭在几案間洪河遠流於外左之有翠微之色者中條也右之蒼茫出於雲霞之表者其嵩高乎背負太華面拱神京為秦豫扼要之地洵堪輿之偉觀斯關所係豈眇小哉江君曰否否夫不觀於秦之已事乎當其發憤為天下雄有併吞八荒之心諸侯連衡以六國之眾遊巡而不敢入而其季也泗上一亭長直抵咸陽收其圖籍以建四百載至治之業亦烏在所謂攻守之勢異乎今天下一家山陝海濫罔不臣服關雖險顧安所用之吾特以復古之蹟為使君子之至於斯者恐而吊之尚論古今盛衰成敗之故而知其在德不在險也將仁義常施以為國家無疆之休則區區之心所願與天下共識之矣吾善其言遂因邑人之請而書於石

山東關記

桃葉渡之側有園一區。廣數十弓。宋君以偉之所營也。花藥林竹。可以娛目。蓄古今人字畫。可以澄懷。積書千卷。可以求聖賢之道。知人論世。有閨焉。高三層。可以遠眺。登邱春。予來金陵。曾登其上。望鍾山馬。以偉負意氣。不屑流俗。每招四方士。為高會。賦詩飲酒。不輒予。固心壯之。然以偉魏國之女夫也。遺世之變。魏國故第。在置東園。閣榭蕩為寒煙。中山之遺烈。不可問矣。而以偉尚有此。以優游卒歲。俛仰之間。其能無今昔之感乎哉。予去此幾三十年。庚午秋。重來下榻其中。雖風景如故。而書畫散佚。閣已殺其最高一層。不得如昔之所望。以偉亦皤然老矣。閣故頽容安。以偉喜予之來。易之曰。山來乃舉觴屬記。援文忠銘蘇程序為說。予不敢承。則告之曰。今天下何曾有山水哉。予生長西方天府之國。為荒墟久矣。比出潼關。城郭人民。皆已非舊。過邨鄰之野。觀當年戰場。燐火夜青。殤魂盡號。祖宗之澤。日以滅沒。有不勝其感者。而此邦煙景華麗。士大夫猶得以管絃歌舞。飾其遊宴之樂。乃市井鬻競之習。相尋未息。有道德者之所懼也。且人生夢幻。來去之跡。亦何常之有。予之居此。寄爾即子之有此。亦寄爾。縱浪大化。身名翳如。苟適目前。何多求焉。其敢竊前賢之美談。以自侈。為以偉不答。予亦就寢。恍惚幻寤。寤如昔之所望。鬱鬱蒼蒼。直臨窗牖。予不覺其蕭然而恐。悄然而悲。憬然而寤也。遂披衣書之。以為山來閣記。

孫督師傳

公諱偉。字伯雅。號白谷。山西代州。振武衛人。萬曆乙未進士。授河南永城令。調商邱。擢吏部主事。遷稽勳郎。以逆璫魏忠賢用事。請假歸。乙亥起。司封郎。尋以邊才起。擢順天府丞。時秦寇方熾。廷議推公巡撫秦。上召見便殿。公面陳方略。毅然自任。至秦。簡募標旅。得兵三千人。自將之。戰屢捷。擒閩王高迎祥。獻俘闕下。上大悅。告廟行賞。復殲拓養坤。乃奮然清屯軍。凡得守卒九千餘人。歲得餉銀一十四萬兩。有奇。米麥二萬餘石。上益大悅。褒獎備至。且命諸撫以秦為法。武陵為司馬。限期合勦。計用兵十二萬。加餉至二百八十萬。公移書力爭。謂兵貴精不貴多。恐致潰蹶。且民力已竭。不堪重困。武陵銜之。勦事卒不就。具如公言。公於是復自簡募得兵六千人。自將之。擊賊於楊家嶺。黃龍山大破之。嗣復擊之於驢田。賊走竄雞。取棧道中伏。折而走隴州關山。又中伏。皆大破之。闖將僅以二十餘騎。由秦嶺南遁入豫。秦賊遂平。上晉公階。而豫賊日猖獗。上命公督師。公具密疏糾舉。又言年來疆事決裂之故。甚切直。武陵益恨之。會綿竹督蔡請軍。失上意。上大怒。視其職。武陵授意令劾公。以自解。遂奉部院勦議之旨。公候勘通州。鬱憤成疾。武陵意稍解。越公之保定任。公請陞見。武陵阻之。公至保定。引疾乞骸骨。而武陵謂公欺罔。坐革職。仍屬巡按御史查真偽。

御史疏稱真疾遂并逮御史公在請室幾二年餘宜興再入相初政多引用正人上悟公寃以佐樞召公於園扉御文華殿問公所以安天下者公為指陳甚悉上嘉子無勞賞賚甚渥遣公將禁旅援汴時秦帥賀人龍兵最強而肆秦人苦之上改公督秦軍屬誅人龍公竟誅人龍所部萬餘人無敢譁者兵威大振朝議令公亟入豫公言兵未訓練未可用弗聽公乃出師戰於郊大破賊後軍潰公收兵入關斬倡潰者上疏曰兵無關志久矣賊大勢已成今欲再舉非數萬人不可宜大行調募訓練恩信既孚鼓行而出賊尚可滅也上聽公言命督七省師賜尚方劍癸未公調募得馬步兵凡六萬人方訓練朝議復謂公兵已成宜速出潼關上意雖不中制亦日夜望公出公以八月出師值霖雨至洛陽與賊戰數捷賊望見旌旗即引去公追至郊復大捷時公師露宿久又大雨不止糧不繼馬足陷泥淖中幾及尺將士相顧無人色公令移師河畔就糧兵既動賊以驍騎數千人犯之乃遽潰公退守潼關潼關陷公遂遇害公貌魁梧膽智絕人忠義憤發可以有為矣而功卒不就嗚呼豈天為之哉

夏孝子傳

夏君存古名完淳華亭縣人忠惠彝仲先生之中子生有至性眉目朗秀七八歲能賦詩十二即博極羣書為文千言立就如風發泉湧談軍國事聲聲奇中蓋風雅個陳

人也。當甲申三月，京師不守，丁未計至。忠惠哀痛不欲生，築土室為永訣計。金陵擁戴起吏部考功郎，辭不就。乙酉松江之難，忠惠賦絕命辭，以九月十七日自沈於淞塘死而未幾，又有丁亥之變。一時罹其禍者皆風節矯矯，或謂檄實君為之。索之，正君奮然曰：天下豈有為義避禍，復存古哉？遂出而死焉。年十七。妻錢氏，壽善，錢彥林梅女，削髮為尼。君無子。

王宏撰曰：余讀君遺文而為之喟然歎也。曰：此其古所謂聖小兒者乎？使不遭變，以永其年，其所著述當軼唐宋而上，以是為君惜。然忠義鬱勃，矢志殉決，彼駱丞之以隱去者，君固有所不為也。寶劍在匣，光氣射天，有抑之不得者，卒踐大義名垂青史，豈為不幸哉？

繼洲吳公墓誌銘

予歸自燕臺，戒作詩文，而吳君六誦以繼洲先生狀來，屬為誌銘。繼洲先生者，予向所推為三輔達尊者也。獨爵未貴耳，而予家與之世有婣連，義不可辭，則為之誌曰：公諱元正，字叔貞，繼洲其別號也。先生洪洞人，有敬甫者，始遷華陰，空進諭先生，中嘉靖甲子舉人，初授山西太平儒學訓導，升萬泉知縣，歷任山東招遠、四川梓潼縣，有惠政，是為公父。公生而恬敏，舞象從族叔文煥學，已乃受業經室張翁之門。張翁

學行為時宗者也。弱冠督學洪公首拔之。尋食廩饒瀛洲公捐館舍。葬祭盡禮。事大孺人唯謹。每嘆漢法孝弟力田。得先王遺制。故當身親稼穡。督力作以給俯仰。今里中稱農事之善者。必首吳氏云。卒已歲大饑。公出所積粟賑之。全活甚眾。於同姓尤渥。後有公議欲以上聞請表者。公以近名力止之。甲戌潼關以驛傳之苦。欲分縣馬之半。在關供應。民將不堪。公首倡議。爭之。委使者。事遂寢。其為德於鄉類如此。公既博學多才。而以數奇不遇。士長以歲貢。次授鳳翔扶風縣儒學訓導。任月餘。即掛冠歸。時長子六翻司理湖廣襄陽。公以平恕勵之。及六翻迎養於著。公見其清冷如僧。察喜曰。兒作官如此。吾無憂矣。留旬日而返。比六翻為金華太守。復迎養。公公笑曰。吾樂田園。不可再也。公修眉豐頰。軀幹魁梧。端方誠懇。言動無或苟。提命子孫奉顏氏家訓為著。祭丁巳。創建吳氏宗祠。置義田。歲時聚族講論。事甫舉而公逝矣。配蘭恭人。為河南汝甯府同知。養直女。性溫而壯。寡言笑。與公相敬如賓。七十年猶一日。雖貴膺榮命。別布自甘。秩秩如也。公子二。長即六翻。名紳。崇禎壬午舉人。仕至浙江金華府知府。次濬。縣庠生。公生於萬曆二十年八月。卒於康熙十九年四月。壽八旬有九。古所云五福。公實備之。其積善之所致與。因為之銘曰。

卓卓吳公。人倫之表。伉儷齊德。亦既壽考。莫萬古宅。世亦永保。錫辭無愧。視諸有違。

徐霞客遊記序

楊名時

己丑仲夏將赴淮浦舟中無事展閱外舅南開先生所鈔徐霞客遊記抵寓後既終卷念其平生胼胝竭蹶歷數萬里衝風雨觸寒暑者垂三十年其所自記遊蹟計日案程鑿鑿有稽文詞繁委為道所親歷不失質實詳密之體而形容物態摹繪清景時復雅麗自賞足移人情既可自怡悅復堪供持贈者也因手錄而存之凡兩閱月而畢曰是殆負遠俗不羈之志狂而不知取裁者歟觀其意趣所寄往往出於釋老仙佛亦性質之近使然而其為人之奇恁豪宕於斯槩見未可沒也古之殫心於天地理之學以成名者冥抄閱輿曠覽幽遐每出於踪跡瑰異之士自非有好奇之癖亦孰肯蹈絕險赴窮荒疲敝精力以為之哉若其足以裨助聞見正於學者不無補也今觀國風二雅所陳禹貢職方所紀以及地理河渠諸志皆詳山川風土以為農田水利施政立教因時制宜之具其間蟲魚草木之產兼資多識聖教不廢茲非其足相發明證佐者歟切而言之深山大澤流峙終古皆天地法象示人之至教本人所應窮慮特以手足之力有限百年之期若瞬勢弗能親云而目見得斯書也苟力所可至境所適逢固可展卷披對案所已經者以為程而所未能至者亦可以心知其槩如涉其境焉昔孔子巫稱原泉曾氏風雪諫歸蓋造物與遊所以涵泳天機陶

寫胸次。案頭置此。如朝夕晤名山水。於几席間。詎非仁知養心之善物耶。抑尤有足以警心者。霞客之遊也。升降於危崖絕壑。探於蛇龍窟。毛。亘古人跡未到之區。不惜捐軀命。多方踴慮。以赴之。期於必造其域。必窮其奧。而後止。學者之於道也。若單思鼓勇。亦如霞客之於山水。則亦何深之不窮。何遠之不屆。且入焉而安。曾無犯難傾生之虞。味焉而腴。非有飢渴疲憊之困。其為高深美富。奚啻於洞壑泉石之高。公華江河之大哉。有志者可以觀此而興矣。予既喜其書之不為無益。且以其足為入道喻也。爰為之序。以自勗焉。

文廟禮樂備致序

陳鵬年

古者庠序既設。天下之士莫不習於禮樂之中。手熟乎其器。心識乎其數。耳目悉乎其容聲。所謂斯須不去者。不待致而知也。自秦裂井田。廢學校。燔詩書。而先王之禮樂蕩然無有。復存後儒。投拾於灰燼之餘。亦已殘缺失次。至使數千年之間。有志稽古者。盲如長夜。未嘗不痛惜。追憾於祖龍也。然太史公自以謂適嘗登闕里。觀孔子車服禮器。心竊嚮往。之是天下之守禮者。惟孔氏則天下之言禮樂者。亦必自孔氏。今學者誦孔氏之書。而茫然莫識禮樂為何物。豈徒二三子之羞抑為國者之憂東吳。故言游里也。言游親受教於聖門。列文學之科。故以學道愛人。而邑有絃歌。則其漸摩於里中者。可知矣。而或茫然如故。則其羞又加甚焉。夫金聲玉振。以立中和之極者。

聖天子之事也。參互考訂。以知其說者。學士大夫之業也。今我皇上敦崇先聖。廣厲學宮。自成均以及郡縣。並舉春秋上丁之祭。戊子冬。予奉命守蘇。將以時行事。大懼禮廢樂弛。舉多不中。無以稱

上意。亟與師儒諸生。講正其典。而蔡生正聚等。因以所訂禮樂備致進。予發而觀之。按其說。則始終沿革。可立而辨也。披其圖。則廟貌器物。可坐而見也。問其所從來。則

明郡博劉氏所述而前守盧公所延聖府教習之所傳也嗚呼亦云覈矣夫諸生習孔氏之書居言游之里而又傳習於東禮之國則是書之作我知其非漫然者梓而傳之固其宜也抑聞之禮者敬而已矣樂者和而已矣雖其器數聲容不可不講而善學禮樂者不惟其文而推其意學者除此景運休隆教化翔洽相與復中蹈和雍容於依仁游藝之域以對越先聖必更有訢合於無形者祭則受福此之謂已諸生勉乎哉

宋宗忠簡公全集序

宗忠簡公為南宋第一名臣紫陽綱目以方之諸葛武侯且謂使得君如先王功烈當過孔明信已潤州京峴山之陽公之松楸在焉邑學之左則公祠也歲乙酉

天子南巡駐蹕金山親瀆宸翰賜公祠額余時承乏金陵危從東來因得恭觀盛典猗歟休哉然望公之墓過公之廟輒肅然愴然不能自己夫宋當靖康時二帝北轅神州陸沈康王再使幹離不軍非公決策留之則王必為肅王之續而宋愈不可復振於危急存亡之秋首定大計終延國祚何其偉也厥後留守東京泣涕誓師中外感憤士氣百倍繕兵完城屢挫強敵使高宗志存讐恥急返汴城安在二帝不可遷而金師不可殲哉乃苟且忍辱偷安一隅識者以為閭閻之播遷實兆於此觀

公回鑿之疏二十四上。剴切詳明。忠義激發。指畫時事。如燭照數計。彼昏不悟。坐失中原。君子讀史至此。未嘗不嘆息痛憾於南渡君臣也。先景德間。契丹大舉入寇。王欽若輩紛紛議去。真宗獨從。萊公請進次澶州。遠近歡呼。契丹氣奪。遂成盟而去。向使萊公之言不用。則天下已分為南北矣。公之志。即萊公之志。然萊公之志得遂。而公則阻於二奸。卒致憂憤。齋志以沒。悲夫。公學術正大。源本道德。其表劄奏疏。灑血抒誠。至今猶凜凜有生氣。他如感時諸什。以及記序雜文。皆風雅秦漢之遺。前人序之詳矣。夫公之孤忠大義。昭垂青史者。聲如雷霆。光如日月。凡有耳目。莫不共見之。而共聞之。豈惟其文之云爾哉。然後之讀公集者。忠義之氣奮然興起。則亦可於文見公焉。余守姑蘇。以公事再至京。江會公嗣孫奉祀生文燦。以公全集問序於余。余讀之。用益愴然肅然而不能自己。而又深慨公之言不見用。而宋祚終偏安於南轅也。為並誌之簡端云。

遊岷岷院諸山記

周正

康熙癸亥三月子幼子殤哀懼其過而情不可以遂忘也東遊會孫子玉山疾初起喜子至曰吾將偕宋子伯玉遊岷岷院之諸山於是如司馬莊館於王子茂先家茂先偕其弟介繁命童子肩米酒魚脯蔬果以隨西南行七八里石壁高數百仞廣如其高其顛巨石層疊自下望之崇崇峩峩秀削天成喬松蜿蜒於上其絕頂有蛤蜊遺殼著石山豈昔常沒於海中邪中空四大許瀑布垂焉日者予夏秋間來其地水盈岸流激觸石噴薄數十丈日映之五色若迸寶珠今水狹往時過半然山色娟媚新綠含丹較夏秋時似差勝西北行過平嵐由西山口磬折而入數里有巨石出松杪勢若墜屋數椽覆其下古老言昔有仙集此因榜其庵曰聚仙茂先君子尊其屋隱焉碣記其事屋後怪石森竦參差相屬與隔溪峯巒競高爭秀也返故道暫憩平嵐由瀑布西南踰嶺行石窟中偃僂而上穿火龍洞西出里許有峯突起峙玉皇閣其上下有洞道人居之諸子就憇於洞口飲酒松下予西望曰是嶺之西非竹庵耶憶有喬木茂林誰同吾遊者時宋子年七十一矣忻然同行偕一道人至竹庵有泉自庵後石罅出遠庵循溪流鑿石為池注之水清冽道人飲子盡一瓶神頓玉環顧四山巔岷岷嶺向時嘉樹古木無有存者矣道人曰人爭戕之其幾何存子曰噫

夫深山之木。生或數百年。或數千百年。樵者不敢有逸人羽士。不忍其傷。與山終始。馬可也。予遊此二十年。所皆隱見於林木間者。今嶠峭畢露。豈天欲盡出其奇。供人欣賞邪。抑物產修短。皆有數焉。雖深山之中。亦不免邪。於是攀蘿捫磴。自八卦石下。返宿洞中。旦起。森壁竄霞。幽林含霧。鮮目清神。坐石上聽鳥音。久之。諸子趣歸。東南下二百步。二巨石相倚。上合下空。若門然。由斯以出。數十步。有所謂龍庵者。向與玉皇閣鼎新角勝者也。今墮垣壞壁。立巖下而已。向所金碧之供養之者。皆莫可攷稽。嗚呼。有數焉。不免。豈獨深山之木也邪。沿溪出。岨岨院。徘徊三歎而還。

遊煙霞洞記

煙霞洞在崑崙山西北隅。古木叢茂。嶺峻壑幽。蓋神仙窟宅也。王子介繁為予言。吾兄茂先嘗與林子青嶽訂遊焉。今偕諸君復其言。二月晦日。過孤梅山。偕林子直北行百餘里。由崑崙西北麓入。東行二十里。折而南。又折而西。又折而北。其折而北也。連岫蔽日。聳柯出嶺。垂蔭浸谿。氣候似盛夏時。蟬鳴樹間。聲幽細入耳。不厭。他谷無有也。屈曲而上。二里許。神清宮殿宇數區。倚巖倚岡。夾階古柏二株。皆數圍。上拂雲。西偏鴨脚樹一株。合有三相之圓。高如之。枝覆數畝。枯棗一株。欹階下一圍許。長身。臃腫輪囷。一技旁出。獨生橫蹕其上。長松彌山。雜以槐。柞。檜。楓。杏。檜之屬。其高圍俱

不減柏宮東南岡脊平行。構石亭於上。東姑餘。西蒼山。坐而收之。東北有望海巖。巖崎千尺。西面盤曲可緣而登。上容七八人坐。北望海。西逕長松嶺三里許。南下觀飛泉。泉在宮西二百餘步。復西北上六七里。登師子峰。望東南諸峰。羅立高下參差可數。獨一峰峻極。雲予下師子峰。南里許。脅息扳緣而上。陟其巔。平臨太白頂。太白頂者。崑崙山最高峰也。俯仰其上。嘯詠久之。風寒甚。沁肌骨。徐步由雲陽頂。宛委北下。薄暮抵宮。林子出所携酒脯乾饌。飲噉柏下。命童子歌酒酣。忽聞洞簫聲出山半。予輟飲。迹之。陟數百步。阻石不辨。蹊徑。伏石上聽之。激朗清厲。不知身之在塵濁與霄漢。與有頃。子規亂啼。簫聲亦歇。明日起尋之。失其處。煙霞有二洞。一在宮東北一里而近。覆以閣。莫致所自。或曰。向有唐氏女不嫁。學神仙之術。居此。一在宮西北四五里。荒僻無居人。舊傳王重陽闖之。服氣鍊形。授邱馬譚諸真人道於此。有丹井焉。子讀王馬邱譚諸子傳。其與人接無他。騎行及諸人。孝弟日用而已。無他異說。人皆化之所居。成都吾以為若。而人隱君子流也。生不逢時。糠粃俗流。潔雪垢滓。非幽巖無以悅志。非遠谷無以遠塵。故伏處於此。蓋有託而逃焉者也。世不察。以為神仙過矣。然唐氏女何以稱焉。或曰。其得道也。先重陽。蟬蛻數十年。而後重陽。至神清宮。左有唐姑四冢云。

匿峯廬記

鄧林梓

如皋冒辟疆先生未弱冠文采風流知名於當世尊人憲副公為清白吏時多忌
之中以危難先生奔走四方大聲疾呼遂得遷去其官天下知其為孝子所與游率
皆雄駿君子往者東林子弟大會同難於留都先生忤黨魁特主壇坫天下知其為
正人已而金陵再造鴻都成市先生呵斥時相無所鯁避等半壁於危卵棄一官如
敝蹠天下知其鐵勵志節嶽嶽然不少自貶損也於是先生不獲自匿其身名矣三
十年來屢下求賢之詔當事必以先生應素絲良馬干旌相望於道乃以流離世故
兩足蹉躓微辟不就終老邱園卜築水繪庵之西偏顏曰匿峯廬昔老畫師多作匿
峯德州廬德水侍御既取山谷詩中清靖退三字懸其家之杜亭矣後以菲齋低矮
類畫家匿峯擬易清靖退為匿峯廬貽畫商之先生今未知德水杜亭猶在否亭之
上有匿峯廬區區否以鄉道老擴影人間追思前輩手書鄭重諄諄商榷之意把邪
為蓋掛席為門繩樞瓊牖屢蔽風雨賦匿峯廬詩以明己志以謝故人此一段佳話
固不可以無記又無用斯予之祝美哉之頌如世俗鋪揚文字也亦惟山廬野鹿如
予者就簡徘徊聊記其命名之所自而已矣如皋冒氏水繪庵累石屹立有携取五
嶽之勢壙垣不設環以碧水竹樹蒼鬱羣鴉聚於此者萬計庵四周多林園鳥不止

他屋而止水繪先生於其中。傲歌選伎無朝非花靡夕不月。海內賢士大夫未有不
過從數數。盤桓不忍去者。貧賤之交通門之子。雲集於是。常數年不歸。主人日為之
致餽不少。倦名賢題詠水繪。積至充棟。四十載賓朋之盛。甲於大江南北。勢殊時異。
一人之身。平泉樹石頓失舊觀。坐平雨。救凶荒。好周三黨之急。家益貧。無餘資以縛
帚。丁巳春。年逼古稀。負土葬九十老母。畢。閱五月。而別構匿峯廬。成水繪之危巖。削
立。今則以土岡迤邐勝之。水繪之古木槎枿。今則以野花滋蔓勝之。水繪之曲廊飛
閣。今則以紙窗竹屋勝之。文犀火玉。昔日之開尊也。此廬中因家瓦盆而已。烹鮮擊
肥。昔日之肆筵也。此廬中腐儒菟糲而已。學農不足。學圃有餘。綠蒼青筠。所以晦其
身。收視返聽。所以藏其神。離塵埃。返天真。其取義於匿峯也。固當家庭孝於大父母。
父若母。惠副公易箒時。語不及他。畫子示兩孫曰。爾父天生孝子。不可不學。較梁青
若念公之墜言。色愉容悅。追隨先生。澆花時樂。蘇子由有潁川之遺老齋。而後諸子
之憂方釋也。雖然。先生之行日高。先生之望日起。人皆指此匿峯廬者。伏龍鳳雛。隱
於其中。江干車馬無日無之。逃名而名歸焉。其又何能終匿。以此廬為牆東乎。先生
老矣。古之養老。以不事為優。不以吏之為重。安車蒲輪。未敢為先生願也。作匿峯廬
記

聲而竟以遁種幾被逮秋崖與仲兄為鼻相對泣曰伯氏曾選 恩典榮父母家之
賴也我名可黜兄名不可玷於是為鼻代其兄下獄秋崖盡鬻其田代償厥過卒之
青岑以降級免而秋崖竟坐挂誤其孝而能友又如此庚子辛丑間士之抱奇才負
積學而以此案終其身湮沒不彰者不可勝數而秋崖則以友愛傳之於是江東之
人無不嘖嘖秋崖之行極高其教育子弟也寬而得法沐其教者若被時雨於是江
東操觚之子無不出其門人咸謂之江東夫子云秋崖有子曰標奇入嘉定庠其天
品一如秋崖歲戊辰西村張子客於江右之饒州饒守李公延標奇為塾師見標奇
之在饒也無一日一念不思其親者亦無一飲食一居處不欲歸而省其親者聞秋
崖父子之在里門也各館於某氏家歲時伏臘從館歸父子相聚談燭不再跋不休
及卧不歸私室父子必同寢父抱子子抱父足一若慈母之戀嬰孩嬰孩之戀慈
母雖頭白未嘗有異焉者嗚呼孝子之後必生孝子余於秋崖父子信之已當標奇
客饒時尚未舉子秋崖每以未得弄孫為憾余曰何憾乎爾從來未有孝友若君家
而不昌厥後者何憾乎爾越明年標奇即舉子今已能讀書人謂食報當在此乎丙
戌冬秋崖以疾卒享年七十有六。

西村張子曰吾郡有潁川氏七世皆為諸生號明經人決其後必有昌者余謂世譜

國朝文匯

卷三十七

三五

國學扶輪社印

畫不如世積德。若懼秋崖父子。非能世其德者耶。秋崖之孝。其親難矣。又推而友愛其兄弟。則尤難。標奇之能孝。一如其父難矣。而其事後母。一如其母。則更難。嗚呼。儒行不修。人之全其倫者。不概見。吾安得人盡如秋崖父子以風世乎哉。

國朝文匯甲集目錄

卷三十八

王源字崑繩順天大興人康熙癸酉舉人有居業堂文集

將論

戰論

吳越論

趙勝論

李廣論

費禕論

唐太宗論

與湯西厓書

輿圖指掌序

孤忠遺翰序

送喬侍讀歸白田序

自書史閣部遺文序後

國朝文匯

卷三十八

目錄

一

甲集
國學扶輪社印

一 二 三 四 四 五 五 六 七 八 九 九

熊經畧奏疏書後

十

遊石鐘山記

十一

譚參政傳

十一

金主事傳

十三

襄城張孝廉傳

十四

周孝廉傳

十五

秦舍人傳

十六

諸天祐傳

十七

楊安城先生傳

十九

李處士傳

十九

陳衷堂傳

二十一

王義士傳

二十二

關中二烈士傳

二十二

五公山人傳

二十三

梁鷓林先生墓表

二十四

劉處士墓表

二十六

廖處士墓誌銘

二十七

王母隋安人墓誌銘

二十八

國朝文匯甲集卷三十八

將論

王源

古之論將者詳矣。余有加於古，余不能也。余不能有加於古，余何論？孔子曰：天下之理同歸而殊途。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余之論蓋取其殊者同之博者約之而已。作將論。

得人心者，將之本也。明號令，信賞罰者，將之權也。知彼知己，所以料敵而審勢也。奇正者，將之所以動必勝，出無窮也。任天下之智勇，驅以術而盡其才者，將之用也。明乎山川城邑險夷遠近之形者，將之所以爭先處強，辟患而趨利也。自固者所以立身於不敗也。陳法所以為節制，械器所以利用也。間所以離敵之交也。謀所以先知而預備也。止齊所以更戰而迭休也。忠義廉恥利名者，將之所以激厲三軍而作其氣也。得人心，奈何？勝生於勇，勇生於氣，氣生於心。古之良將，必與士卒均飲食，共安危，軫其疾病，勞苦恤其死傷，如父子。故其眾冒白刃，蹈水火，唯將所指，如水趨下，故不得其心而得其死力者，未之有也。不得其死力而致勝者，未之有也。明號令，信賞罰，奈何？分數有部伍，統制有偏裨，防弁有禁令，相保有連刑，號招有笳笛，進止有金鼓，指揮有旗幡，亂行者殺無赦，謹譁奔北委器甲者殺無赦，殺掠擄奪燔燬者殺無

救下犯令。上連坐上陣亡。下連坐不聽笳笛金鼓旗幡之號者。殺無赦。而出奇計破敵。先登陷陳。完城堅壁壘者。各以輕重受賞。當賞賤亦必賞。怨仇亦必賞。此賞罰之大較也。人心得號令。明賞罰。信可以應敵。而無難矣。敵強驕之。敵弱陵之。敵治下之。敵亂覆之。敵實待之。敵虛乘之。敵智備之。敵愚詐之。攻守因乎敵之形。緩急因乎敵之勢。奇正因乎敵之情。何謂奇正。曰難言也。不可勝窮也。行陳營壘則嚴以固。坐作進退則安以重。運籌定策則慎以周。不用詐謀。由險道縱綬。不及五步六步一止。齊五伐六伐一止。齋是為正兵。或掩旗息鼓以誤之。或變易服色以亂之。或伏於草莽山林以陷之。或設利以餌之。或佯北以誘之。或從間道疾趨。掩其不備而襲之。或擊其西而聲東以乖之。或形諸此而出彼以間之。或以驍騎掠其旁。掩其後以摧之。或詐降或內間。從中以潰之。或斷其歸路。餉道以困之。不以常律。不由軌道者。奇兵也。然此乃以正為正。以奇為奇耳。若夫以正為奇。則形雖正而實奇。以奇為正。則形雖奇而實正。恍惚變幻。如雷電鬼神。使敵不知吾奇之所在。正之所在。微乎微乎。至於無形。神乎神乎。至於無聲。故能動必勝。而出無窮。天下有造百尺之樓而自為之者乎。必以工。工師有不假一人而自為之者乎。必以匠。使為將不任天下之智。而曰吾智不任天下之勇。而曰吾勇。則何異為百尺之樓者之不以工。而工師不以匠乎。是

故任天下之智勇其術有四一曰知二曰任三曰利四曰權知者結其心任者展其才利者遂其欲知以感之任以勸之利以誘之用人之術盡此矣雖然有權焉苟利而辟害小人耳善將者既嘗有以試之則陽示以赤心而陰為之備明假以事權而暗防其變可用用之不可用則殺之而已所謂任天下之智勇驅以術而盡其才者蓋如此有天下之形勢有一方之形勢明乎天下之形勢可以爭先而處強明乎一方之形勢可以辟患而趨利廣儲蓄修城壁據險阻謹烽堠自固之術也步騎首尾分合陳法之要也陳法奇正之所寓地形奇正之所生而自固之術則兵之有正而無奇也嗟乎為百尺之樓者將而工師智勇之士也匠者士卒而斧斤器用也器用不利烏可以殺敵致勝哉武剛鹿角禦奔衝也龍盾旁牌蔽矢石也夷矛突騎陷堅陣也長刀巨斧斬馬足也弓矢勁弩射疏遠也笄禦也楛擊也鏃擊也鏃擊且刺也鳥鎗射命中力洞甲也火箭電發而霆擊也六合竹煥工省而力大也佛狼九子迭相為用也噴筒火檣帆也虎躡禦大隊也地雷崩崖裂石忽不知其所自也無敵神飛守城覆眾也行馬蒺藜止車禦騎也雲梯飛樓望遠審勢也鈎援臨衝蟻附登城也故曰兵不完利與徒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五兵犀利戰之寶也然使卒不服習而技不精與不利者又奚異哉敵之所當聞者三曰良將也謀臣也與國也其

所以間之者亦三。說其害於彼。誣其貳於我。貨其權奸佞倖。而使之自相離於內。燭之武之間晉。韋孝寬之間斛律光。所謂說其害於彼者也。漢高祖之間范增。岳忠武之間劉豫。所謂誣其貳於我者也。秦賂后勝以間五國。越賂宰嚭以間子胥。所謂貨其權奸佞倖。而使之自相離於內者也。用間之術如此。而謀則傾其事。反報而已。凡戰之道。不止則不齊。不齊則不整。不整則亂。亂則敗。故善戰者必止以齊之節。以一步六步。一止齊。五伐六伐。一止齊者。正兵也。凡戰之道。必結人心。以養其勇氣。然心有時而怯。則又作其氣。以勵其心。是故作之以忠義。而人知勸。作之以廉恥。而人知愧。作之以利名。而人知貪。勸則不恤其身。憤則不顧其死。貪則不計其害。此三者將之微權也。故曰。將之所以激厲三軍。而作其氣者。此也。

戰論

勝負未分。善戰者不戰。有必敗之形。善戰者不戰。敵大以強。我小以弱。我不能詐。以謀。善戰者不戰。戰雖勝而卒驕。數戰兵疲。善戰者不戰。川原林谷。草澤異其形。險夷迂直。輕重遠近。通衢異其勢。舟車步騎。長短眾寡。異其用。利此則害彼。利彼則害此。苟地利未得。善戰者不戰。大寒甚暑。風雨不時。疾疫數作。敵無備。出奇以取勝。敵

有備。善戰者不戰。敵人之來。其陳堂堂。其旗正正。鋒銳甲堅。士卒用命。善戰者不戰。法曰。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故善戰者。必立威。施惠。信賞。必罰。足食。利器。金鼓。旗麾。以為節也。方圓曲直。縱橫。以立陳也。步伐止齊。以救戰也。前卻左右。分合起伏。動靜。以明奇正也。苟法令未行。善戰者不戰。人心未附。善戰者不戰。訓練未精。善戰者不戰。土地荒蕪。倉廩空虛。甲兵朽鈍。善戰者不戰。且夫出軍行師。唯敵是求。不戰而屈人之兵。不可以數數也。然善戰者。必有先勝之形。而後合戰。不輕於戰。善於戰者。也是故。敵無覺。善戰者不戰。敵有人。善戰者不戰。敵強而示弱。善戰者不戰。敵弱而能謀。善戰者不戰。敢問。敵已敗亡。可以戰乎。曰。敵自置於死地。所謂窮寇也。善戰者不戰。我可以無亡矢遺鏃之費。而收全利。善戰者不戰。法曰。形之敵。必從之。予之敵。必取之。從之。吾則可以乘其隙。取之。吾則可以攻其亂。形之而敵不從。予之而敵不取。善戰者不戰。偏師失律。為敵所乘。師徒恐懼。百姓震驚。賞不可勸。罰不可懲。如是而驅之戰。則望風潰耳。善戰者不戰。投之死地。而後生陷之亡地。而後存。苟未至於死地。而可自守。以觀變。善戰者不戰。法曰。勝兵先勝。而後求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

周衰五伯迭興其後晉楚弱而吳越強皆不能久吳夫差爭雄齊晉罷民以逞不知越之藏其後其敗固宜以勾踐之才既滅強吳斥地千里天子賜胙諸侯致伯宜可以繼桓文之業伯諸侯者且數世乃亦不旋踵而失何哉從來成伯王之業者其要有二一曰得人才一曰得地利晉表襄山河有俯瞰中原之勢楚襟江淮控引京洛併吞申息黃郛役屬陳許諸小國抗旌北首出境即為中原故與晉爭伯諸侯相雄長而秦逼於晉不得東穆公但伯西戎今夫吳越僻處東南踰江涉淮去國數千里爭衡上國資糧器甲之用跋涉之勞百倍晉楚且水土異習風雨暴露雖得地不能守雖勝不能繼而之以圖伯不亦難乎且以齊之強固而興以管仲晉之興也以狐偃趙衰先軫諸賢佐秦非孟明不能伯西戎楚非鬬穀於菟不能雄江漢吳非子胥不能入郢越非范蠡大夫種不能沼吳乃齊桓忘射鉤而相管仲秦穆赦三敗而用孟明而子胥大夫種不免賜劍范蠡託迹於鴟夷是齊晉秦楚非徒以形勝而成伯業吳越亦非徒以形勢不利而失諸侯且夫為國者不能因地利得人才實可因人才得地利夫差伐齊子胥以齊猶石田故雖勝齊而尺土不能有申公巫臣教吳叛楚楚於是罷於奔命而吳入郢是吳不可以爭衡齊晉而可以吞楚楚向令越既滅吳使種蠡得以盡其才而畢其用吾知其謀必將從事於楚而以越之強乘楚之衰

其勢必舉楚舉則楚之形勢皆為越矣。而之以圖伯復何難哉。惜乎勾踐以猜忌寡恩而失之也。

趙勝論

秦伐韓拔野王。上黨路絕。太守馮亭以郡降趙。平原君受之。秦於是伐趙。陷趙長平。兵四十萬眾。邯鄲幾亡。論者以平原君貪利貽害。莫不咎其計之疏。嗚呼。趙即不受上黨。能必秦不加兵於趙乎。即苟免一時。韓失上黨。趙益外單。能必秦終不加兵於趙乎。且夫上黨當河內之喉。有壺關羊腸之險。雄踞西偏。為趙藩籬。秦得之可以扼力爭之。況不勞一卒。不費一矢。拱手而取之。崇朝之內。何為卻拒而弗受哉。故吾謂平原君受上黨之降。不為過。但受其降。當思禦秦之術。受其降而不知禦秦之術。此其誤國之罪。不可追也。禦秦之術奈何。吾聞有善守者無善攻。平原君當親至上黨。撫慰居民。悉召官吏豪傑。諭之曰。秦為無道。侵奪諸侯。諸侯罹其荼毒。韓為甚。父子兄弟接踵而死於秦者。以億計。今上黨既與韓絕不之秦。之趙甚善。但秦兵旦暮至。鋒銳難與爭。吾按甲待其衰。父老以死守。使其攻不能克。力罷將士懈。吾然後進兵擊之。可以必克。不然一戰而敗。則上黨拔。父老無噍類矣。如此則上黨之民必竭力

死守不可拔而吾以萬全必勝之策安坐而制其後取威定伯且在此舉又安有長平之禍乎且勝不知禦秦之術固矣及秦拔上黨進擊趙廉頗堅壁不出趙以秦間使趙括代頗當是時趙之執政者誰乎頗為將非一日矣尚不知其能乎括新進輕銳從未更事其母力陳其不可顧聽趙王用之而默默無一語乎是勝始不知禦秦之術終不能專任廉頗致危宗社毒生靈論者不追咎此顧受上黨是責是與宋人不知戰守之方唯歸罪啟釁敵國但以苟安旦夕為弭患經邦之上策者何異乎

李廣論

有兩人出而挑戰者其一帶甲擁盾斬將奪旗而功為最其一禮謁大呼陷陣所向披靡而功亦最是兩人者何去而何從乎夫挺身決戰必皆天下材士勇冠三軍而技無敵於天下者第禮謁陷陣必遇非其敵而後可苟技勇與之埒而帶甲擁盾以當之則彼有不可勝之勢而此有可敗之形吾恐其以禮謁自誤矣李廣程不識皆漢名將廣行無部曲行陣不擊刁斗自衛幕府省約文書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陣治軍簿至明亦未嘗遇害於是敵畏李廣之略而士卒亦樂為廣用嗚呼古節制之師將士效命得其心也三軍肅清軍制定也左右應揮旌旗明也進止合度金鼓節也闖亂而法不亂部伍整也可望而不可犯營壘固也可犯而

不可襲做備嚴也。自固之法無不備，待敵之術無不周。森然肅然，斬然截然，正兵不能破，奇兵不能掩，突兵不能衝，伏兵不能陷。此之謂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且夫李郭齊名，而人皆樂子儀而憚光弼。似郭之將畧優於李，及相州之敗，子儀及諸節度之師俱大崩擾亂，不可收拾。弼獨全軍而返，非節制之效哉？易曰：師出以律，荀子曰：秦之銳卒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不識之為將，節制之師也。帶甲擁盾而陷陣者，也。慎毋慕不拘古法之虛名，致相州之實禍也。

費禕論

武侯伐魏屢出而無功，其後姜維欲伐魏，費禕不可，曰：丞相且不能定中夏，況吾等乎？不如保境息民，以待能者。及禕卒，維始得逞其志，于是數喪其師卒，以亡後世莫不咎姜維之黷武，而以禕為老成深識，不可及嗟乎！維雖不逮武侯遠甚，而侯不能得志於前，維顧可大得志於後也。隨少師有寵，關伯比言於楚子曰：敵有釁不可失也。魏元英聞齊蕭衍舉兵，上書曰：此乃皇天授我之日，曠世一逢之秋。此期脫爽，并吞無日。而桓元篡晉，南燕韓範亦欲乘機，并江淮非以敵有內亂，乃我進取之機。而大小强弱，非所計乎？魏曹叡既死，曹爽與司馬懿爭權，懿稱疾不出，主少國疑，人心憂危。此正天假漢以興復之會，禕若大舉伐之，而多縱反間，益為離貳，爽必不敢授。

懿以兵即鄧艾鍾會之流皆司馬之人亦必不用而別遣他將他將之來破之固無難者一戰而勝兵不留行矣禕乃閉關不圖進取坐失機會及懿殺爽大權悉歸司馬政令既行才能為之用斯時雖有諸葛武侯亦不能復窺而維乃不量彼己數興北伐之師其敗不亦宜乎南北分據而南朝獨宋元嘉之政號稱至治魏太武乃掃土興師伐之雖破陷六州終於臨江不能濟及其後淫虐狂悖之君篡弒之禍接迹不絕其為可乘之釁如元英所云者比比而魏人則皆袖手熟視不敢動彼其心蓋以太武尚不能并江左今雖出兵必不能成功而不知時有不同者烏可一槩論哉吾嘗謂兵無必攻亦無必守必攻則不可以進而進必守則可以進而不進不可以進而進是為自屈可以進而不進是為失時然則維固不為得計禕又豈得不謂之失計哉嗟乎天與不取反受其殃此英雄所為拊膺長太息者矣

唐太宗論

古之善圖天下者必深固根本先除腹心之害使無後顧之憂然後以全力爭天下故可以定天下而不難吳夫差爭雄齊晉而越入吳關壯繆圍襄樊禽于禁威震華夏而孫權襲取江陵皆徒知進取不知防其後故雖戰勝克敵終於自斃而無成李密逼東都唐高祖遣太宗督軍十萬救之隋人閉門不出李密來爭而城中多欲為

唐內應者太宗曰吾新定關中根本未固懸軍遠來雖得東都不能守乃引還高祖既得長安已據形勢何為未固且東都五達用武之地既有內應取之甚易顧委而去之何哉盜伺蕭牆不爭千金於郭外千金非不利恐盜乘間入吾室雖獲千金不能也有也是時唐雖定關中而李軌據河西薛舉跨隴右負強阻險虎視長安使唐取東都李密必盡銳攻圍而密兵精食足其勢方張少留兵不足以守多留兵長安空虛而河隴一旦乘虛竊發大舉入寇不歸救則長安危躡救而密又議其後腹背受敵進退俱困非危道乎故不若留東都子隋以遏密之勢餽東都於密以疲其力而綴東都之兵吾得優游以平河隴河隴既平金城千里悉入版圖然後厲兵秣馬東向以爭中原進可以乘敵之衰退無腹心之患得寸即寸得尺即尺天下固指搗而定矣燕謀伐宇文慕容翰曰高句麗去國密邇常有闕關之志今伐宇文必掩吾不備宜先除之既取高句麗還定宇文如反手耳而諸葛武侯先定南中而後北伐曹操先平呂布破先主而後擊袁紹無非此意也世徒見太宗平東都定河朔廓清海內勢等摧枯疑若天幸非人力孰知其釋東都平河隴得固本自強之策而後能席卷天下也哉兵法曰善戰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孔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彼世之欲速以取敗見小利而忘大害者皆不知先為不可勝者也夫不汲汲於目

國朝文匯

卷三十八

六

國學扶輪社印

前之小利而先置身於不貶雖小可以制大雖弱可以制強況處強大之勢而欲功之成也曷難乎

與湯西厓書

源頓首相別八九月不得一聞近況文子歸附書通意未審見否也石林罷官聞者多惋惜歎情弟獨不然丈夫建功名耳功在社稷生民謂之功名垂千百世不泯謂之名布衣可以建功名宰相無能不過富貴今所謂功名率以富貴當之陋矣然君子豈特區區欲成一己之名而無所利益於天下名成而功不就終君子之恨石林何恨哉今旅次歷亭未遂為歸計易曰見險而能止知矣哉顧弟幼與為草間握手故交義不忍其去國徘徊荒沙斷草驚濤朔雪形影獨弔乃躡屣以從朱亥所謂公子有急乃報命之秋獨是魏其失勢諸賓客皆引去唯灌將軍獨不失不可謂非天下義士然不能相勉以學道謙讓進退存亡不失其正顧沾沾引繩批根交通列侯宗室豪杰為名高致東朝廷之禍而莫之救豈非不學無術所致詩曰樂彼之園園有樹檀其下惟籜他山之石可以為錯石林自寓鄭口竟日坐老藤書屋足不窺戶外讀書考古益肆力詩古文而與弟上下其議論六經疑義史氏之得失天下治亂安危之本有明門戶之禍學術邪正方域形勢要害蠻天瘴海山水之奇麗旁引博辨

縱橫宇宙數千百年億萬端而靡有涯涘嘗秉燭至四五鼓呼酒不至。童子或倚柱伏酒壺而舒霜月照庭戶萬籟聞寂而吾兩人方抵掌拍案高談不輟斯時不復知有天地安知窮愁得喪乃矯首數千里外悲從中來相與搥腕歎息而不能已。則以不得與吾西厓共之也。嗚呼自古公卿貴人失勢往往為翟公之署然當其盛時不過奔走士以虛聲趨天下以利而不必以君子為可好小人為可惡。豪杰之士足稱而庸人無足倚玉石雜糅君子豪杰既不屑出於其門所與遊者非小人即庸人耳。一旦有變即渙然若漂萍之遇風而不相屬。曷足怪也。弟嘗謂西厓才華既足絕世而為人仗節守義不得徒以文士目之。石林與西厓交固非世之公卿貴人比。則西厓不憚川途廣阻跋履慰藉於荒遐逆旅者不待再計。且樂天知命不易言而我輩與石林相砥礪者亦必有道。今石林又特走急足相邀為數月林泉之伴。西厓寧肯以事免乎。跂予望之。跂予望之。

輿圖指掌序

帝王必據形勝以爭天下。名將必知地利而後可以行師。以攻則利而敵不能守。以守則固而敵不能攻。攻守皆便而我常處於不可勝。以乘天下之間。此形勝也。攻一城而百城俱不可守。守一城而百城俱不可攻。正兵扼其吭而奇兵衝其腹。長固可

以制短而短亦可以制長。此地利也。故不據形勝以爭天下。猶置身荆棘陷阱中。而與平地之人角勇力也。不知地利而行師。猶瞽者東西莫辨。而懵然以往也。雖然四海廣矣。形勢殊矣。必待周行歷覽。然後能得其形。知其勢力有所不能。不能周行歷覽。以得其形。知其勢。而欲倉卒考究於臨時。或已至其地。而後審其利害。又勢有所不及。然則天下形勢。竟不可得而詳。而古之帝王名將。皆幸而適遇其便者乎。今天至高也。人去至遠也。欲推其度。而知日月星辰之次。亦難矣。然而無難者。有歷以紀之。有象以窺之也。古者職方掌天下圖籍。故天子不下堂。而周知四方形勢。蓋郡國封域。山川阨塞。道里遠近。戶口多寡。按籍以求。可以瞭然於心。而知其勢。披圖以考。可以瞭然於目。而得其形。是地之有圖籍。不猶天之有歷象乎。然而圖籍難言矣。詳於郡邑。而不詳形勢。則要害莫辨。而不知攻守之所宜。詳於今。而不詳古。則不知古人據勢以自強。因地而致勝之故。此籍之難也。東西倒置。而方域乖。遠近錯。迂而形勢繆。險夷迂直。衝僻之不分。通衝支掛。死生之不辨。此圖之難也。夫天下既不可以周行歷覽。又不可以審利害於臨時。所恃以得其形。而知其勢者。唯有圖籍。而圖籍之不足恃。又如此。豈非留心世務者所深恨歟。余不自揆。嘗有志於此。於是博覽輿圖。參攷互正。輯為一編。名曰輿圖指掌。先以總論。後分京省。而每省亦各有總論。

以冠其端。九邊即附於北直山陝之後。江防海防之要。並詳於沿江沿海各省總論之中。其於諸郡。獨載建置沿革疆域形勝屬邑山川。他若宮室人物。無關於形勢者。皆不錄。而古人行事。有足以證其地之輕重者。皆附載焉。又按其方域遠近山川要害。畫為圖。圖成。方丈。雖不能無誤。然較之世俗所傳者。固大不侔矣。嗚呼。天下形勢。總論詳矣。一方形勢。一省總論詳矣。前賢之論。列於前。余之緒論。附於後。按圖稽古。斟酌考訂。其於攻守之宜。或有一得焉。然而閉戶造車。出門合轍。自古其難。未嘗周行歷覽。而但求之圖籍之間。余終懼其不可恃也。

孤忠遺翰序

武林陸鯤庭先生。乙酉死於難。留書辭其母及兄弟。其兄麗京先生集。一時南北徇難如倪鴻寶。陳木叔。黃石齋諸君子。平昔往還書牘。贈會詩古文。裝潢成卷。而附其書於後。題曰孤忠遺翰。藏之後。麗京先生亦遂棄家長往不返。其子寅尋之十餘年。不得遇。丙寅夏。寅遇源於京師。出其卷示源。使源為之序。源讀罷。潸潸淚雨。下不可止。作而曰。嗚呼。兩先生及諸君子。忠節烈烈。天壤余言何足補其豪末。願源每讀古。殺身成仁事。輒髮上指。摧裂肝膈。沈痛鬱迫。慨然恨不捐軀。與一時同死。且夫臨難不苟免。士君子之常。無足怪。獨是身未膺國家重任。家有老親。非常禍且立至。而全

身不喪其節以保其親未始不可以為忠且孝乃毅然之死不稍顧唯恐遲須臾無死將喪身以辱其親不若全孝於忠浩然而無恨此其見之明持之決更有不可與尋常同日論者。況近在數十年間見之所及則其向慕悅樂欲附一言於其遺文之後以為榮而相傳以不朽者其視千百世之上之人何如也。按熙庭先生名培以庚辰進士居憂未受職甲申之變南都投行人奉命祭奠淮王而南都不守遂止山中杭州下乃自經是時吳越諸君子或自盡或以兵敗被執死者甚眾而麗京先生棄諸生醫隱養母後母卒罹莊史之難幾死乃歎曰吾向不與弟俱死徒以有老母母既以天年終今又遭大難幸免尚可以餘生食息人間邪遂遁去於戲麗京先生棄妻子披髮入山於二十年後與諸君子斷頭穴胸於二十年前者固未嘗稍異而寅又以其辭家書數紙與小像并附此卷後今觀其像雉冠戎服挾弓矢袴鞬縱馬而馳豈是山中學道之人哉又可悲矣初先生罹難時家人俱繫獄吏籍其家裂此卷將燬之先生內弟孫君宇臺奔入流涕白吏曰此無用物燬之曷若與我我義存故人片紙即諸君義也吏笑而許之事解復歸之先生此卷得不失者孫君力也先生名培學弟培人稱梯霞先生某嘗訪之吳門岸然高潔士也寅字冠周負至性亢爽有大志善文詞工詩

送喬侍讀歸白田序

白田喬石林侍讀。以言事罷官。予送之出都門。阻凍故城之鄭圃。借廡岸居。越歲四月乃歸。予將別去。置酒時。架上藤花盛開。風習習紛芳落几席。先生慨然曰。子歸矣。子何以贈我。顧命左右滿引觴。予月初弦。清輝映杯。如金在鎔。予乃言曰。嗟乎。知人之難信哉。予與君交二十餘年。安知一旦矯矯立名節如此。昔鄒浩諫哲宗廢孟后。得罪去。田畫送之曰。願君無以此舉自滿。士所當為者。未止此也。君自罷官。無毫髮得失。可憐色。怡然廓然。浩浩如有得。其志識過人。固不可以數計。乃子則以為天下事。惟其自任而已。不自任。即門內事。可彼此相諉。吾苟自任。豈特居得言得為之地。即渺焉一介寒儒。生民之大利大害。地不平。天不成。遐陬海隅。癩癘瘵。獨矜寡。莫不惘然痾瘵。乃心啟處。食飲而經營。常在方寸。且夫有伯夷之清。而後可兼伊尹之任。孟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願清者潔其身。任則天下後世責於我者何限。君先人侍御公。以中翰彈射權貴。直聲著於當世。流風被其子孫。原不與世俗同。而有明尚氣節。廷杖謫戍者。甫離闕。而白簡接迹。紛然如夜蟲之赴火。苟謂我有此一事。已遠出乎儔類。已足垂不朽。優游嘯傲。已觸然足自潔。其生平而無憾。則田畫之言。不能不為先生進矣。先生瞿然肅容。色謝曰。旨哉君言。吾乃今而知君之為益友。

也嗟乎予交先生甫十餘歲先生入仕途二十年長安卿相貴人交遊何啻百數一旦罷官蕭然出國門徘徊逆旅相依慰寂寞上下其議論諄諄持古誼相勸勉者則惟予一人夫以二十餘年之交至今日始定然後知古人稱知己往往得之貧賤患難失意中良有以也越數日先生維舟將發予停車執手不忍別因念予幼安自負不屑屑求進取後益潦倒無聊賴入長安錄錄刺促公卿間而先生且罷官成名歸故里風日杲杲遠水綠波予親遠在二千里外以北以南何能不潸然涕下也

自書史閣部遺文序後

源既序史閣部遺文歸之王方臣後數年遇方臣兄筠長先生於京師為源述楊遇蕃事遇蕃者鳳陽人父舒城教諭署縣事流賊破舒城罵賊死遇蕃嬰賊刃民救之死復魁史公撫安慶上其父死節事恤典甚優遇蕃遂依幕下揚州破公自刎未殊亂兵擁至西城上見大帥問之曰我史閣部也時遇蕃被禽帥命禽獲者辨之遇蕃曰是也大帥勸之降公大罵遇蕃亦勸其忍死救百姓公叱曰若父一署縣事教諭能死節我今日一死外遑恤其他罵愈厲大帥拔刀起砍之公挺身首迎其刃帥退而止嘖曰好男子左右殺之支解遇蕃潛遁覓其骸不可得昔蒙古破金鈞州陳和尚匿不出稍定乃出言曰我金大將陳和尚也我死亂軍中人將謂我負國家今明

白死天下必有知我者乃死之夫史公之死何疑特以踪跡未顯不免小人疑議源又嘗見華陰王山史記述孫公傳庭死賊事歷歷孫公亦相傳不知所終者以二公之忠而處死不及陳和尚苟非有目擊其死者以傳其事不留千古之疑而滋小人議論之端哉四明萬斯同曰吳兆騫吳人康熙某年流甯古墟後釋還其守將安珠護謂之曰乙酉破揚州吾在軍親見史閣部死初城破求史公不得久之乃自出衆挾之見豫王王疑其偽史公曰吾出明白死豈偽邪王令人識之果然勸之降不應乃殺之吾生平第聞忠臣不知何狀及見史公乃知世真有忠臣但漢人不知或誣以為避去今聞朝廷修明史而徐立齋先生領史事子歸幸以吾言告之觀此則公之處死未嘗不如陳和尚特揚人屠戮無遺公屍又不得故有遁荒之誣源又聞浙江總兵官王公之仁魯監國拜為大將封興國公事敗航海公曰事去矣將何之乃迴舟海嶼置酒與妻子別夫人某氏子婦蕭氏源從母也霞帔鳳冠與侍妾數人悉沈海中死子祝髮揮之去曰留若延吾宗血允自乘舟徑至崇明守者謂其降迎慰之公曰我恐死於窮荒海嶼無知者來覓死所耳豈求生乎乃乘風鼓吹之金陵八驕斗牛服盛儀從入居貢院時洪承疇駐金陵就說之公嫚罵不為禮承疇慚月餘殺於市臨死南向再拜稽首起從容受刃觀者萬餘人皆流涕云

熊經畧奏疏書後

熊公才不減于忠肅而鎮靜不及剛猛尚氣招尤怨遜王文成遠甚實天下奇才使遇高光之主功名不出韓蕭鄧耿下漢文帝謂李廣曰子當高皇帝時萬戶侯豈足道哉京師有金剛寺蜀僧友蒼居之萬歷末一男子配遼東過寺友蒼壯其貌飯之贈之金國變後友蒼南遊過徐州泊舟登岸閒行至一寺時初冬天寒寺荒落無人居友蒼徘徊歎息見廡下一替者踞而曝問曰公自何來友蒼曰自京師曰京師有金剛寺曾過未曰吾所居也替者瞿然起曰友蒼和尚公識否友蒼怪之曰吾亦與交但子何由知之曰吾曾配關東友公飯我贈我金我不忍忘友蒼始追憶其事大笑曰我即是也替者驚喜直前捉其衣曰公真是耶伏地拜且哭友蒼且答且掖之起而掖之舟中曰子何以至此替者曰我至關東受知經畧熊公拔為千總後熊公被逮久之聞被戮予仰天哭曰國家失熊公不可為矣晝夜哭月餘淚盡血出遂以替既廢又遭亂流離輾轉無家行乞於此友蒼敬獻泣下飲之酒大醉曰我今其可死矣夫薄暮別去次日訪之自經死矣嗚呼囚徒乞丐尚知公之才悼呼痛恨為國家惜至泣血以替而煅煉成公獄竭力致之死者則亦有理學名儒表表士君子也夫既事事與公齟齬不用其言而左袒王化貞乃以化貞失廣寧之罪為公罪其

心與郭開之殺李牧何異。後人欲曲為定公之罪者，諱遂謂殺之誠是，而其才無足惜。然則是非之公不死之人，心三代不可昧之直道，不在服詩書講道德之林，而在囚徒乞丐可勝歎哉。

遊石鐘山記

壬申九月哉，生明高子孔霖自番來湖口。余在陳慎庵權使署，偕遊石鐘山。山二西上鐘厓，東下鐘厓，相去三里許，皆突入江中。蘇子所遊，上鐘厓也。厓東麓亂石杈枒林立，若瞰若舞，若攫若跪，立坐若踊，若奔高者雲舉，卑者獸伏。平者案列，植者笏拄。所謂猛獸奇鬼森然欲搏人者，此歟。乃側立千尺者，無有也。由湖音庵躡其巔，潏潏長江東下。彭蠡北注，山橫斜距其會，鶩然雄視吳楚，而匡廬峨峨塞空，撲面而起。循石徑，摩胸齒趾，西南下。道橫石，長五六尺，導者拾石子，撞之錚然曰：石鐘也。至湖濱，馬家灣，擊舟出湖口。沿上鐘厓絕壁峭舉，數十仞，袤半里，如大屏障，根挿水中。維舟觀音閣，閣嵌壁空缺，登閣憑欄俯瞰，把酒雄情浩起。孔霖述閩粵山水之奇詭，且曰：仙霞天險，甲東南，而守者往往失如脫屣，可歎也。余曰：嗟乎！險阨之得失，成敗所由分也。茲地負山阻江湖，千人據之，荆楚百萬眾不敢下。況湖流上者乎？昔明太祖破陳友諒，駐師湖口，扼其歸，而友諒殲。友諒既不能乘虛直搗建康，乃悉眾圍隆興，計已

左又不能力扼湖口絕援師而逆戰湖中亡不亦宜乎談既暢放舟下鐘屋勢與上鐘等登岸繞山背間道上石磊磊如雲堆入其中若馬牛馳龍蛇豕千百為羣相角抵陟嶽俯幽窅級巉巖下而余初遊下鐘屋西風起水湧大石卧江中下虛上窳磳鞠作聲如昔所傳不爽今水涸無風不復有聲如向時歸語慎庵慎庵曰遊樂矣顧咫尺匡廬不一往二子之恨也我具舟楫備糗糧佐二子遊可乎余與孔霖欣然謝曰所不踐茲言有如山靈越翼日孔霖返番期月杪重來踐廬遊之約

譚參政傳

譚參政昌言字聖俞嘉興人幼淵重寡言笑聰穎日誦千言及長貌魁岸秀傑識者知其非常人萬曆甲午領鄉薦第一辛丑成進士初授常熟知縣調婺源外艱歸補授樂城陞南京兵部職方司主事公為吏清鯁惠敏平易因俗為寬猛為民興利使樂業而姦伏無所容常熟俗詐好以殺人及盜誣人而豪強多匿鹽盜為姦利公約法三條人不敢犯編徭有不承者予片紙曰信若區無若田無若居若質子業即榜是弗若問誣者不得產若產皆逡巡首服去役始均芙蓉嶺者婺源孔道陡絕乃開江灣金筑坡辟其險且近於故道八里行旅便之呼為譚公嶺樂城苦衝瘴歲稔民運多盜請倉穀買牛督墾闢鑿井三百溉田耨穫積荒千頃又節驛費即中貴無所

假於是流亡悉歸盜以息有上官問公何以自給答云衙齋唯老友一執爨蒼頭二
登記侍柳沐舍中兒三日需米半斗俸具羸署中隙地臨井一傭桔槔灌畦不乏蔬
蔬薪采官道傍枯楊肉取春秋之胙日惟市魚一頭清醑一餅而已其清尚自苦如
此福王者神宗愛子常有易儲之意久不受封廷臣數諍不能得及萬歷四十年始
期以來春之國詔需南京馬快船五百是時公由南京兵部職方司主事歷晉車駕
司郎中謂尚書鄭公曰今秋矣解船在北未歸新解者已北若待歸修船復往水涸
冰堅不能赴則來春之國之期將復以王舟不具而更宜急撤止船勿歸遣官即彼
修船及期而舟楫久具更何辭焉鄭公從之福王始如期之國久之公以母服闋入
都仍補車駕司郎中典廣西鄉試出為福建提學參議先是四十六年撫順難作經
畧楊鎬有四路出師之議公力言其非而別陳三策時不能用已而果敗天啟二年
遼東巡撫王化貞棄廣寧遁河西失朝廷大震急求邊才吏部尚書崔景榮以公沈
毅能斷大事特遷山東布政司督餉參政兼登萊海防監軍策援遼事當是時廣寧
天津登萊三方布置之局已壞而登萊尚有新募兵四萬島帥毛文龍據須彌島聯
朝鮮牽制遼瀋又欲登萊由海濟師為援乃兵無糧巡撫陶元暉措置失宜又與鎮
帥沈有容修隙於是兵大譟而遼民航海避難者十餘萬元暉疑不納漂泊海濱將

為亂妖賊白蓮黨乘機煽亂連陷鄒滕諸邑攻圍兗州官兵與戰數敗公倍道馳赴以大義諭解有容有容懼禽華兵首誅之因揭於朝言登萊阻海我不能往敵不能來無用增兵兵無食祇益亂朝議聽之乃令踐更得歸休不復調變遂弭分置遼人於各邑編戶給荒田牛種流民遂安俄而知濰縣馮某與遼將不協兵民鬪以遼眾反聞巡撫倉皇將上疏撤兵討之公曰此激變耳無庸發兵乃單騎入登營執遼鎮將李性忠手令傳三箭至濰營慰諭之以解而令許定國梁廷棟以精騎五千討白蓮賊悉平之於是閩部孫公承宗及督撫上其功賜金晉級大計舉監司卓異第一尋推山東巡撫而毛文龍大忌之初文龍所獻海外倭賊功多冒而倭獲必會勘無偽方獻公每持之廉其偽輒釋去朝鮮李倬弑其君自立遣使請封文龍為之介公怒曰箕封禮義之邦弑賊不討而封之何以示屬國拒之文龍益恚乃結魏璫為蜚語構登州司餉同知崔謙意在公也緹騎械謀去公憤懣不食嘔血頓羸困亡何卒卒之日猶握筆答文符調兵轉餉如平時文武吏視舍飲筐筥無長物莫不流涕稱廉吏而軍民白衣冠號勤者數千人烈皇帝即位錄死事勤事諸臣贈公太僕寺卿賜祭葬陰一子入監讀書後議諡而國亡不果長子貞默崇禎戊辰進士授工部虞衡司主事四子貞良以五經登癸未二甲進士第一未就職遇變奔南都授禮部祠祭

司主事。初公校士閩中。甲乙高下如神明。賞拔士以次。獲雋者逾半。絕請託。私札至。不啟事竣。以尺疏。循原函歸之。閩人謠曰。來一封。去兩封。以為不信視郵筒。故有真宗師之稱。乙酉。貞良典試廣東。甫出而南都潰。踉蹌歸里。挈家浮海入浙東。拜兵科給事。監四鎮軍。浙敗入閩。閩又敗。遁荒。盜劫斧其首。舉家哭道左。忽一老儒扶杖過。詢之。具以告。老儒大驚曰。此譚公子也。吾省從來學道。惟譚公稱真宗師。余為真宗師所錄。終身榮之。今日正吾報恩時也。乃為貞良裹創。延入舍。問其姓名。張念雪也。又有賴燧者。天啟辛酉舉人。亦受知於公。復迎貞良於家。久之。漳泉間亂作。有假其名號召者。乃避去。至佛潭。因結寨自固。諸生楊學皋聞之大喜。率眾迎道左。推為帥。貞良以病辭。頃復固請。強起應之。遠近堡寨。率眾歸者且數萬。乃貞良竟不起。未幾卒於軍。數日。粵有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之命。而貞良死。使者拊棺焚黃。巡營。嘆息而去。

王源曰。譚公才望固可為大吏。當一面。然亦幸未開府。得以善終。當日廷臣小人。冒君子者多。君子黨小人者亦不少。合辭并力。以擠孤立。不與黨。而才堪擇。慮遠出其上之賢能。寔置君與國於危亡。不可救。必不肯稍平其心。以存公論。而惜勞臣。假令譚公居要位。而持其孤介之操。能一日行其志乎。悲夫。悲夫。禍所從來。非一日矣。

金主事傳

金主事廷韶字二如。浙之山陰人。年十八。舉於鄉。癸未。成進士。選里甲。申三月。聞賊陷京師。烈皇帝殉社稷。死。痛哭徒跣。狂呼起兵討賊。人無不應者。福王即位南京。授贛縣知縣。乙酉。改元宏光。五月。南京潰。大兵渡江。是時巡撫南贛李永茂貪懦失衆心。兵大譟。永茂不知所為。主事單騎出。召耆老慰諭罷去。而密請誅其首惡。永茂不能用。未幾。叛將金聲桓迎大兵入南昌。臨袁吉安相繼陷。贛孤懸上游。人無固志。獲謀三。請永茂斬以徇。不聽。既而福建迎唐王立之。改元隆武。以楊廷麟為大學士。督師於贛。主事乃縛三謀。并所獲招撫兩廣軍門董姓者。詣廷麟斬之。集於市。軍民始鼓勵思奮。是時又以萬元吉為兵部尚書。督九省。撫南贛。於是兵屯贛城者數萬。悉仰給於縣。主事豫儲儲侍多方堵柱。且與諸將約。軍毋得強取民。強取罰無赦。安堵無譁。常賦外一無所擾。而軍不匱。先是。廣賊有閻羅總者。其魁曰張安。時侵掠贛界。永茂不敢擊。遣使招之。安殺使者。掠益甚。至是。軍都兵科給事曾應遴奏。安忠勇可任。乞撫之。以收其用。隆武從之。乃晉應遴兵部左侍郎。授安副總兵官。改其營為隆武新營。蓋隆武將幸贛。以為御營親兵也。主事大戚曰。此賊也。狼子野心。贛民無噍類矣。已而果日肆淫掠。剽殺燬斷。臂折股號。呼滿城。加以久雨。新斷米翔貴。人心

洵思燮主事乃上書應選與廷麟極言其害皆不報於是贛人大譁攻曾氏并殺閩黨之在城者數十百人應選遁去安憤甚反兵攻城主事率民登埤力戰親禦矢石二十餘日乃解時已擢吏部驗封司主事而應選劾罷之元吉申救復職甫去贛而福建不守隆武被執遇害此丙戌九月也主事至平和聞燮自經家人救之不死齒救者臂復經而家人力持之擁以歸先是吉安已復被圍檄張安救之安逗遛寧都不敢進大兵破吉安長驅至贛諸路兵救贛者俱潰廷麟自甯都援贛見安惟縮不用命而蹂躪殊甚乃矯詔散遣單騎入城與元吉死守凡七閱月城陷率士民巷戰力竭俱赴水死主事歸麻冠布袍卧山中後為頭陀被髮策杖往來海濱年未三十頭髮盡白崩悵悲悼二十餘年而卒初山陰有處士倪舜平者燮後訣別妻子置酒大會賓友市兩缸坎郊外置其一坎內痛飲忼慨揮衆去妻子號泣隨之觀者千人處士從容整衣冠坐缸中一缸覆其上叱令彌其縫子坐缸側數日呼之不應乃掩主事歸哭其墓立石為銘銘曰兩曜蔽虧為蒼蒼瘳夏或常寒晝乃永暮或星之華或風之颯如彼廣履以蓮枝柱如彼大車驚駘是馭衆失所載彼乃羣聚或效銳營或同瓊斂貌惠心跼言芳事於先生慨然死而不怒內適天懷仰答君父期無愧心臨命異度瓦棺自斂跣跣待厝微隙未封尚指其處生邪死邪迄今未寤貞珉

方尺昭然大路於是自題其廬曰不忠不孝醜顏天地一大罪人良可恥也投筆一痛因自號恥廬其同年友有金若水者亦苦節數十年與主事先後歿鄉人為之並誄云

王源曰恥廬先生之節高矣乃其為吏強毅明決愛民有張敬韓延壽之風惜不竟其用也然吾聞隆武雖負有為之志而內外人才庸下一無足倚即名節皦皦亦多無實用況以賊帥主於內而大勢蹙於外即有賢才其能濟乎書曰自靖人自獻於先王君子亦歸潔其身而已矣復何言哉

襄城張孝廉傳

張孝廉永祺襄城人天啟辛酉舉於鄉沈毅有謀畧崇禎時流賊入中原襄城數被兵孝廉日與士民城守拒賊十四年辛巳賊李自成陷洛陽福王遇害上出故尚書傅宗龍於獄督師討賊一戰而沒以陝西巡撫僉都御史汪喬年繼之先是總兵官左良玉善戰數破賊賊畏之顧良玉狡不肯用命往往陰縱賊賊遂熾至是為賊敗樓之郟城汪公督賀人龍等三將軍師出關至郟縣欲進兵襄城以援良玉猶豫未決時孝廉在郟汪公聞其名召而問曰我欲進兵襄城援左將軍何如孝廉曰善左夙強今勢不敵為賊困公若進兵左擊其內公擊其外破賊必矣汪公曰聞襄城已

從賊奈何。孝廉曰：「否。襄城力不支，故賊入之。賊去，未嘗為賊守也。公若至父老，軍食盡，漿以迎王師矣。」汪喜，留孝廉幕下。趣進兵，既至襄城，列兵城下。汪入城，與孝廉謀進兵。憂眾寡不敵。孝廉曰：「勢雖不敵，然速進則夾攻之勢成。賊可破。若稍遲，賊解圍攻我，左颺去不我救，勢危矣。」汪曰：「諾。」未幾，忽報三將軍各引師去。汪大驚，不知所出。頃之，又報賊且至。蓋賊聞汪至，果解鄆城圍，悉精銳來攻。將士爭入城，禁之不可。汪倉皇拔刀自至城門，禁之。孝廉趨進曰：「公眾不過萬人，何足一當賊。不如使入城固守，待援。」汪乃聽眾入。甫入，賊騎已至城下。城南臨汝水，賊缺圍三面而急攻其北。汪獨當之，守禦悉委孝廉。鏖戰五日夜，救兵不至，城遂陷。汪公被賊執，大罵，支解死。凡守城官吏俱死。諸生悉剗之，曰：「吾為孔子貨爾死也。」孝廉逃歸，欲遽料終不免。乃開門坐堂上，以俟。俄一賊突入，呼曰：「此張孝廉家耶？」孝廉曰：「然。」曰：「若即孝廉耶？」曰：「然。」賊熟視之，曰：「隨我來。」孝廉隨之出，顧見一曲簿，曰：「覆諸首。」孝廉怪曰：「此何意？」覆諸首，時已暮，出至營，坎隙地，令孝廉伏其中。曰：「慎毋聲。」聞吾呼，乃出。曲簿覆之，掩以土。時賊大索孝廉，不得。下令軍中曰：「有獻張孝廉者，賞千金。」匿者死。匿孝廉者，不應。黎明，賊拔營去。匿者呼曰：「可出矣。」孝廉出，謝曰：「我何以得此於君？」賊上馬，願曰：「憐君義，故脫君，非有他也。」賊之解鄆城圍也。良玉果引兵去，自是遂不敢當賊。賊掃跡河南。壬午。

攻開封不克。決河水沈之。癸未陷關中。甲申取山西。遂陷京師。竟以亡明。孝廉遁荒。凡四十餘年。以壽終。初汪公之將有賈姓者。驍勇善射。矢無虛發。城破。賈開南門。令民逃。賈率麾下射賊。遮衛民。賊不敢逼。民畢出。賈乃出。馳數十里。至一山下。澗中雪深。數丈。賈願其騎曰。汪公死。我亦當死。不死者為民耳。今死矣。若等去。躍馬入澗。雪中死。其騎士陳姓。後為守備於河南者。傳其事云。

王源曰。吾聞傳注二督之敗。皆賀人龍倡軍。逃辟。委之賊。以置之死。孫公傳庭受命。誅之快矣。左良玉之猾。更在人龍上。故不出。考廉所料。然末如之何也。夫文臣鮮知兵。又卑武臣。不與齒。其末也。致武臣養寇。自利。爪牙一無足恃。而底於亡。文武分途。禍可勝言哉。

周孝廉傳

周孝廉炳文。字文季。無錫人。性至孝。躬耕養親。非公事不入城市。人稱真孝廉云。孝廉喪父。毀幾滅性。事母四十餘年。未嘗有違色。兄歿。號慟。嘔血。進則強顏。歡笑慰母。又嘗試京師。妻倪孺人。奉惟謹。母喜謂他兒子曰。吾婦良苦。不殊七郎在側也。母八十餘。孝廉病不起。時母城居。誠勿聞疾。革謂妻子曰。我生不能養母。死胎之憂。目不瞑矣。言罷而逝。不瞑。母奔號。拊之。慟良久。目直視。母不瞑。母曰。兒死矣。嗚呼。幽明異

路已矣連村之須臾乃瞑孝廉與徐立齋汪鈍翁兩先生同舉於鄉四試春官不第欲就教職又誑誤不得官人皆為孝廉恨孝廉意泊如也而性忼慨好急人之難或直請上官白其枉宗族戚友連大獄幾不測孝廉挺身出為排解以保全者甚衆初孝廉為文聰逸工書法而技勇絕人有賊猝入室脅以刃孝廉初不為動忽躍起奮拳毆賊仆地下跳脫去又嘗有盜劫其村里人驚辟去孝廉誠家人毋動開門操弓矢持滿待賊不敢入既而持鎗往救其旁村夜昏黑路旁忽一人持鎗突起孝廉大呼其人應聲鎗墮地倉皇蒲伏請命乃鄉人防盜者也孝廉笑曰我也若誤矣幾傷若孝廉負文武才終不見用知者惜之先是孝廉葬其父鄧尉山不吉欲改葬不果遷每掃墓傍徨嗚咽及卒諸子改卜軍障山發之蟻食漏柩且盡而孝廉殯側忽有聲大作嗚嗚如號泣舉家人人惶恐不知所為既窆時已夜漏三下聲乃息人謂周君之孝死而不哀云

王源曰孝廉子廷范訪予京師持立齋鈍翁兩先生所為孝廉誌表示予請予為之傳兩先生撰述詳矣茲不具載載其軼事孝廉毅然篤愬君子也為一命之良臣而不得非其命乎豈才不必為世用歟可勝道哉

秦舍人傳

秦舍人敬傳字公麟六世祖崇江西人服賈來京師其後遂為京師人曾祖紳隆慶
辛未進士歷官長沙知府仁介有聲祖宗伊明經歷思南府同知父元同博學湛性
命之旨負才不遇學者私謚為簡節先生舍人幼穎異識度不羣性孝友家貧甫弱
冠以家計自任拮据甘旨奉親歡聘妹者四兩治親喪悉備禮不以累兄弟為人調
僕嶽嶽不可羈控勇敢多智畧談諧雄辨睥睨一世人有急則毅然出為排解力護
持之死生禍福不稍恤孫某者布政使子舍人妹壻也夙無行與舍人有郤闖賊陷
都城孫為賊獲索金十萬不得繩其腦孫謬曰吾有金數萬匿內兄秦生所得秦金
即得時舍人居鄰賊賊果繫一人舍人至見孫輒轉哀號暗突出寸許遽呼曰渠實
有金付我釋渠即有金賊喜釋之顧舍人曰金安在舍人笑曰安所得金賊怒曰若
適言有金誑寸磔矣舍人復笑曰非誑也實有金顧危城中我貧士土垣敗牖數萬
金匿何所我蓋受而藏諸百里之外公請釋之去身在過十日無以獻鼎鑊惟公命
賊渠共十八人方擁婦人飲酒噴曰此秀才亦邁爽然曰而公烏能待而以十日三
日可舍人即曰三日可賊大喜於是徑縱孫去而與舍人飲酒大醉期三日後納金
母爽舍人歸念計無所出惟罵賊死耳俄道逢一賊從百許人呵而過顧見舍人大
呼曰若非秦郎邪今安往視之則故孫氏家奴從賊為裨將者下馬握手慰勞舍人

泣告以故奴問十八人名曰此妄耳此甚微何得索人金郎君毋恐即引與見一賊
魁請令往縛十八人者悉斬之首繫懸閣門外舍人乃得脫舍人為文縱橫奇宕灑
然新警絕俗名重庠校及鼎革益貧文益高俗人多不識試益不利癸卯始登賢書
甲辰成進士丁未授內閣撰文中書舍人而仲子蕃信武會試殿試俱第一舍人以
宿學久鬱諸生間一旦登仕籍公卿莫不折節下之子又顯達而舍人篤念故舊坐
上貧交不絕待而舉火者數十人有一友獨不至久之聞其僻處委巷中時歲暮懷
金訪之巷外屏輿從徒步入叩其門門破席障之風凜冽雪凍不可立老嫗出應門
蓋友他出嫗友母也舍人歡然入拜母問勞良久出金為母壽待其友不至薄暮始
返其篤於友義如此子四人俱賢蕃信尤英異喜韜鈴射命中嘗適野見角射者立
觀之射者見其少易之顧曰子能射否答曰主臣援弓剡注參連無虛發射者大驚
蕃信笑曰此何足異願童子偶懷胡桃命取一置標上矢發桃應弦碎凡碎數十桃
眾投弓羅拜曰君神人也由是名大著而孝義有父風授蔚州參將五年聞舍人疾
間行一日夜馳四百里歸省侍湯藥未幾舍人卒舍人初負用世之才人皆望其大
用舍人亦自負乃官不足以展其才不數載竟鬱鬱以疾終識者惜之初舍人六世
祖與妻楊氏奉母來京師旋卒亦貧楊至孝苦節抱幼子磨麥操作以養姑嘗以雪

類面倍極艱苦撫子成立名祿即舍人高祖而其後乃益繁昌人以為秦氏之興蓋有自云

王源曰舍人與子兄汲公為忘年交子方五六歲舍人數至子家談讌竟日夕滿引長歌悲嘯其丰神至今猶記憶之以舍人之才真所謂豪傑之士也而不竟其用惜哉庚辰子寓秦氏古藤書屋舍人之子若孫出其狀誌請予立傳而以予所聞舍人軼事皆狀誌所未詳者然則舍人之生平固未盡也況其生平之未見於行事者乎

諸天祐傳

諸天祐山東東昌人也少任俠喜交游。個儻有大志游關中數年不歸。崇禎十六年聞賊寇潼關督師孫傳庭戰歿西安陷關中望風降附天祐率壯士十八人入河州據之募兵千人欲襲西安或曰賊勢眾恐不敵天祐曰我不知眾寡但欲殺賊復祖宗疆土賊遣萬人攻之天祐弟出城逆戰稍卻天祐從城上彎弓矚目躡身下植立叱咤矢發賊首應弦倒賊奔揮刀逐之賊大敗依山結營不敢出久之天祐率三十騎間道出山後偵賊望見賊無備乃留騎山上令曰我下襲之若見賊亂即馳下乃單騎緩轡趨賊壘賊初不戒近始呵之天祐大呼曰我大膽諸將軍來取賊首躍馬繞營走賊錯愕爭搏之營亂三十騎自山上馳下呼曰大軍至矣賊驚潰天祐禽斬數

十人歸由是名震關中。賊既破三秦，唯榆林河州不下。賊謀曰：河州勢孤不足畏，榆林天下勁兵處，若榆林不拔，終不可入河東。乃力攻拔之。將軍尤世威等不屈死。十七年，賊遂渡河，長驅向京師。分遣偽權將軍某，以精兵十萬取河州。天祐力不支，與麾下亡走山谷間。三月，賊陷京師。烈皇帝狗社稷，四方瓦解。天祐痛哭，拔刀斫石曰：逆賊，我不寸磔爾為皇帝報仇。我目不瞑，乃復起兵。鳳翔凡四十二人，鐵虎頭者嘗從總制洪承疇殺賊立功，後辭去隱居終南山。天祐遣其將汪鳳容、柳含佺請之。虎頭慨然曰：諸公以義召我，我何辭。我年幾六十，尚惜死乎。立起謁天祐。天祐大喜，即與歃血盟。當是時，自鳳翔以北，南達漢中，西踰隴山，砦寨懾莫不暗受天祐約束。賊中亦有期內應者。俟天祐大衆集，同日起。天祐憤不能待，與虎頭等出山號招。猝遇賊步騎數千至，即前突之，斬其前鋒將，殺數百人。初，天祐在河州，嘗與賊戰，望見賊中軍大纛，挺戈突入。賊將辟易，橫刺擁纛者下馬，奪其纛馳還。賊將隨後呼曰：諸將軍，我知公天威，今奪我纛，何面目見人。幸哀憐還我纛，後請無敢再犯。天祐大笑，擲子之。至是其將適在軍目曰：此諸天祐也。賊大驚，益請兵圍之。鐵虎頭揮雙簡，左三棧重十六斤，右二十斤，四棧出入重圍，所向披靡。日暮，鳳容曰：前有水身請阻橋。將軍與諸人幸稍息。天祐曰：諾。遂渡橋，居民爭進食。虎頭、鳳容、王某三人據橋，西柳

合伊季分巡水上下。合謂居民曰：水深幾何？曰：淺。合曰：賊渡奈何？曰：請給之。須臾，賊至上流，遙呼居民問渡。居民曰：水及馬腹，泥深不可測。賊遂巡去。大隊偪橋東，列板前行為蔽。長矛隨其後，翼以弓矢。將次渡，虎頭解甲著單布衣，挾簡躍過，碎其兩板。賊攢矛刺之，虎頭揮簡折其矛如葦。人馬仆地下，死無算。賊棄旗鼓走。鳳容兄子東拍手稱曰：張益德據水斷橋，何以過？夜半間道走。初，客有李生者，年十一，屬文千言立就。及長，與姬詹習天文兵法，善騎射。皆天祐所倚重。李生迷失道，鳳容含章顯還跡之，行二十餘里，以故賊追及之。天祐分其衆為二，命顯鳳容將右，自與合伊李將左。奮擊之，賊散復合。鳳容望見賊，以二矛躡天祐。天祐方力戰，不顧，乃縱馬馳而左。賊驚退，旁一賊乘間刺鳳容。中其脇，鳳容夾其矛，奮力披賊，墜。鳳容亦墜，賊失矛。鳳容拔賊矛反刺賊，殪之。柳含奪馬投鳳容。鳳容上馬，馬弱復墜。含又奪馬授之，共馳逐。賊退走數十里。次日復戰，力罷。天祐知事不濟，歎曰：我起兵報國，卒困於此。天也。吾當畢命此賊。馳赴之。賊圍之數重。天祐四面馳突。王某望見曰：事急矣。潰圍入解甲授天祐翼之出。遂各脫身走。天祐馬蹶死於陳。虎頭為賊獲，大罵不屈死。關中豪傑聞之，皆流涕。後月餘，闖賊自山海關大敗歸。逾年，棄關中。走死於通城。

王源曰：吾聞章顯善識路，倉卒經過山林險阻，雪夜亦能辨，而談笑殺賊，半神閒曠。

又有常次卿者。被創洞腹。血殷馬韉。戰益力。於戲得士之多如此。天祐何不能待也。豈非先事者為其所難哉。可為流涕者矣。

楊安城先生傳

先生姓楊氏。名春華。字友聲。世居山陰之安城。故號安城先生。幼尚義。年二十四遭變。壬寅。以友難偕妻范氏流寓古墟。母老。子賓。年十三。寶五歲。賓牽衣哭。先生曰。我不幸徒絕塞。義爾。非所恨。恨不能養母。若長為我養母。不必為制舉業。但讀漢書。以古文詞成名。則我子矣。寓古墟。金元鶴里。改明奴兒干地也。環山。虎兒。哈河。遠其前。土人多阿朮。衣魚皮。或以麕鹿護臘。草為綿。產菰黍稗。子麥。蕎麥。居東南向。破木為牆。覆莎草。夜然糠。鑿糠者。以糠黏麻。稽然。火插壁上。食器皆剝木。先生貌偉岸。黑面虬須。長七尺。性忼爽。數濟人危難。塞外招漢人為商。貨且饒。同難者多賴以存活。贖免為奴婢者十餘人。先是罪者率徙尚陽堡。堡在開原東四十里。後得罪者益眾。乃改寓古墟。自開原東行七八百里。由小吳喇渡混同江。又千里。始達率野宿峽。泥深不知底。冰陸融。馬踏墮。子頭車。木板過。陷則葬其中。寓稽者蓋蔚也。那木色。齊最。大千年老樹。根柢板枿。駢鬪五六十里。冥晦不見日。根端突起。碗礪。天寒斷冰。結馬不能前。春夏凍數尺。窪為沼。蝻蚋白晝。戟擗噬人。馬多死。夜燎火為街。虎狼魍魎。

叫嘯響山谷。先生出塞時大雪。行者耳鼻皆觸手墜。先生氣益壯。所至披襟吟詩不輟。至則謾罵其守土將士。將士駭無敢侮。久之知其義概。將軍禮為師。從而感化。助人婚喪窮困者。恐後。各則唾之曰。何以見楊馬法。馬法猶長老最尊之稱。故以之稱先生馬賓。以文學寫行游公卿間。賓負氣敢為。事祖母俱至孝。嘗出塞省先生。見不相識。痛幾絕。先生長嘯不涕。孔和尚者。江陰人。素陰賊。數挾私興大獄。殺人流寓古。搶者以百計。先生其一也。後亦以罪流。庚午正月。賓見其次子忽發狂。持刀擬之。唾且罵曰。和尚爾惡極矣。吾索爾三十年不得。今必殺爾。和尚惶恐奔去。子逐之。舉斷石擊幾中。眾繫之官。數日甦。而其後卒殺和尚。賓實謀所以歸先生者數矣。凡二十餘年。卒不得。卒末先生年七十。賓再出省。數旬先生卒。而賓號泣奔走。經營就斂。竟得講使寶奉母。扶先生觀歸故里。以葬。人皆以為義孝之報云。

王源曰。楊賓著柳邊大畧。紀塞外事甚詳。因言寓古。搶自先生至後。風移俗易。乃知昔所稱王彥方管幼安事不虛也。又言出碣時。先生年六十有八。尚健善飯。糠粃下作小楷不眩。而言及同事朱伯虎吳佩遠輩。則歎歎泣下不能止。以先生意氣似期頤尚可待。乃越二載而先生竟死。豈其無遺憾也歟。可悲也。

李處士傳

李處士名若傑字梁甫後更號先民南京諸生也其先高郵人父自華萬歷丁酉舉人知福建上杭縣以清廉擢戶部主事卒於官處士幼穎異讀書日千言不忘長補弟子員試輒高等崇禎初天下多故天子憂勤側席求賢才而廷臣朋比為奸或迂疏不識時務故天下益大亂何公棟如處士外舅也負氣多大畧以進士授湖廣襄陽府推官忤璫廷杖繫獄久之釋歸講學南京招致四方奇俠揣摩當世之務既而以南京兵部職方司主事起用建言請用戚繼光遺法募浙兵禦邊制曰可於是得精兵七千人帥之赴關塞是時經畧熊公廷弼以王化貞註誤鍛鍊成獄論死公亦削籍歸而公門下士數十百人無或出處士右於是盡以所學授處士及公卒處士遂慨然有殺賊立功之志嘗語人曰今天子聖明朝廷無一人分憂欲定禍亂句誰與知吾苟得第誓死扞牧圍縱得禍破家無恤矣乃處士終不第中原盜益橫崇禎十七年京師陷天子死社稷處士號泣累日不食曰天子君何辜君死吾何生乙酉南都復變於是立斥散家財產獨持一雨具徒步渡江長子霽亦棄諸生從之偕隱高郵暨社湖中先是京師陷南方尚不知南京兵部尚書史公可法檄應天府聘諸生有才辨者二十人處士與焉既見公曰賊犯京師今久不得報吾欲帥師勤王苦無餉南都巨室多兼四方縉紳僑居者眾諸生能為我持書說令捐金急國難乎

十九人無以應。處士抗言曰：明公建義旅勤王，孰不應破產報國？但今日士大夫公所知也。縱奉明檄以大義勸之，應者有幾？且餉自足用，公何事紛紜？乃稱史公愕然曰：餉安在？處士曰：今浙餉輸京者四十萬，閩餉二十萬，道阻不敢前，悉停貯於此。公若便宜用之，則餉立辦不數日，兵可舉，俟事定，上疏謝罪，朝廷寔為公罪乎？史公不能用，及福王立，降賊諸臣因賊敗，多間道南歸，黃緣復官爵。處士憤甚，懷疏詣闕，將上之。遇史公與馬士英朝門讓之曰：新皇御極，固應赦過宥罪，與天下更始。但從賊諸臣得罪先帝，罪不赦。今乃使之復立朝，其何以謝先帝之靈？服人心振國紀乎？史公曰：朝廷已有處分，將以六等論罪。處士曰：果爾，吾疏可不上矣。遂歸。其遇事敢言類如此。處士身長七尺，貌豐偉，善談笑，博學強記，隱居十餘年，不入城市，日食貧，誦讀不稍衰。後湖水漲，廬舍盡傾沒，乃僦居城中。課句讀為童子師，而知處士者莫不折節下之。初崇禎末，以修練儲備課吏殿最，吏皆以文應，無寔績。處士皆各有成畫，未得用而國變。及高郵水旱數載，民大饑，處士曰：救荒之策，豫則立。如吾所論儲積法行，何憂水旱矣。聞者多竊笑。獨興化李湛同邑賈良璧，北京王源以為善，故與三人交最篤。討論古典，禮歷朝經制，無虛日。而談及兩都敗亡軼事，文武奸庸誤國，未嘗不掀髯投袂起，慷慨歎歔泣下也。肅亦好學能詩。先處士卒。壬戌春，處士寢疾不

能起溘良璧帝後進處士受服之謂家人曰吾以盡良友義也藥療病孰與造命吾年七十有五得全其志見先人於地下復何求乎自此不服藥陽陽談笑如平時一日早起源視之謂源曰吾自卧病以來未嘗一動念昨忽憶宏光君臣宜淫贖貨抵於亡推牀憤恨終夜不成寐吾殆將死矣由是病益篤越三日處士死

王源曰處士與源為忘年交見其文即稱善以為可見諸行事非空言也及病屬源為之傳復自銘其棺曰李生若傑厥字梁甫浩浩落落今今古古非夷非惠不衫不履生順死安爰獲我所

陳衷壹傳

陳衷壹逸其名以字行鳳陽諸生幼喜兵好奇計岸異負大志崇禎末中原盜日橫慨然欲殺賊立功初鄉里一男子忽款衷壹門直入叩頭求救死衷壹叱曰若狂邪我初不識若若何罪我何力救若死男子曰某夜夢鬼卒攫去曰汝應死某惶泣顯生過一廟卒曰廟中神可活汝某曰何神也曰此汝邑陳君衷壹也遽挾之入而覺言罷復叩頭流涕固以請衷壹大笑書赦汝二字擲之曰吾赦汝其人欣然謝去遂無恙衷壹由是益自負巡撫鳳陽朱大典聞其名聘之不能用三上書閩部史公亦不用乃徧游諸大帥幕數往來河南江北從健兒數十騎所至慷慨陳時事論戰守

之宜或談天文遁甲奇門術睥睨坐上客大帥每側席竦聽然多懷二心卒不能用
衷壹而汝寧大俠劉扁子者聚鄉勇數萬保山若拒賊獨與衷壹深相結會南都潰
扁子自盡其眾亦散久之衷壹不自聊歎曰我不能為將相封侯當作神仙白日超
舉耳遂弃家為道士游五岳遍歷九州名勝求神仙涉海數萬里訪三山西過洱海
北出嘉峪關東北越松花江千餘里乃神仙卒不可得而衷壹且老歸語人曰神仙
必可得但未遇耳使我壽百年神仙豈終遠乎先是吳人張生年少負氣敢為嘗走
燕京上書言興滅事繫刑部獄論死時降賊尚書張縉彥先繫獄而衷壹亦以事連
入因識張生三月十九日兩人市豚酒為烈皇帝設祭祭罷徧飲獄中囚酒酣論亡
國之禍兩人歎欷泣下而縉彥語微刺烈皇張生大怒舉盤魚提之破其額血濡淋
滿被面項衷壹大叫稱快推案起捉張生手拜且哭張生亦哭縉彥踉蹌辟去不敢
復見未幾衷壹釋出張生亦減死徙塞外而衷壹後頗得延年藥服食導引年八十
餘精力不衰云

王源曰余過潁上高澤生為余言衷壹負奇才無所就傷之又言尉氏有王大本者
諸生為賊帥封伯京師陷大本與他賊四人共得懿安皇后四賊不遜大本怒曰此
一代國母胡可干也手刃之懿安死而未尋此皆可證傳聞之誤者澤生字孔霖為

寔俊俊好學留心當年執事吾知其言足徵信故述所聞備史氏採擇焉

王義士傳

王義士失其名山東人幼業農嘗夜從兄耕時多盜兄誡曰慎母聲盜聞將劫吾牛
義士方八歲揮鞭大呼曰賊來即殺之兄懼走歸義士驅牛耕達旦鄉里皆驚異之
及長多力善擊刺精火攻膽畧過人崇禎末天下大亂黠者往往挺而從賊或招義
士義士曰吾將為朝廷殺賊肯從賊乎拒不應久之數往來兩河間交其憂傑憂傑
爭下之義士身長八尺貌甚寢訥於言而忠誠出於天性嘗有友遇難託其妻義士
躡屣挽車送之歸周旋千里未嘗敢仰視以是名益重諸天祐者秦中大俠驍捷善
戰嘗憤逆賊猖獗欲合義旅勤王與義士結為兄弟圖大舉遠近部署既定而大衆
未集時四十二人先起於鳳翔賊發步騎二千急擊之鼓行而前天祐以二十人分
兩翼逆擊斬一裨將殺百餘人賊大驚擾亂退數里復合兵環而進矢石雨下四十
二人談笑接戰復殺賊數百鏖戰三日夜賊益衆力竭天祐遂為賊困圍之數重義
士大呼躍馬馳入左手運矛右手解甲與天祐天祐不受義士曰天下可無我不可
無公強攘之潰圍翼天祐出四十人爭呼曰王君真義士也遂各脫身走天祐竟以
馬蹶被害前所部署皆解散義士痛哭曰兄死我不欲獨生生終必為兄報賊乃撫

其妻子益傾橐交四方奇士圖再舉會國變遂隱身秦晉間或曰義士今在山東人嘗見其縱鷹獵海上云

王源曰余友徐人者嘗為余言義士生平好使酒難近臨敵以牛胞貯酒負馬上戰酣數人下馬坐地角飲賊望之不敢犯以天祐建義勤王得義士足多也乃諸人俱脫而天祐不免抑獨何歟

關中二烈士傳

同州諸生劉長庚字醉白少剛介尚義負士望崇禎末闖賊勢猖獗嘗忼慨憤發欲殺賊報國十六年癸未督師孫公傳庭戰歿賊乘勝陷西安關中望風降服長庚初與眾城守及勢不支歎曰不可為矣乃趨孔子廟哭拜焚衣巾於殿下歸而拜辭祖考召其族曰我生平以大義為重今關中悉從賊我肯食賊粟踐賊土與賊共戴天乎我將死願無以報祖宗我有城內地五畝請付宗人為祖宗祀言罷登樓痛哭悲歌竟日題詩滿壁上妻黨氏妾雷氏子二女一皆幼謂其妻曰若老矣可無死為我撫二子願其妾曰若少將安歸妾泣曰君死敢不從君死長庚笑曰信乎妾曰君不信妾請先君死長庚大笑起而揖之指樓前地謂黨氏曰葬我於此於是拔刀先殺其六歲女繼殺其妾然後從容整衣引帶自縊死其妻葬之樓下邑人聞之皆流涕

國初建祠祀之。康熙三十七年。知州金人望修其祠。訪其後人。二子死矣。獨一孫窮賈餅。乃請於學使。假以諸生服。祀其先。又捐金為娶婦。置產以延其後。云。初賊之入關也。都司書吏邱從周。遇李自成於道。直前戟手大罵。曰。爾逆天叛國為賊。始於賊。終於賊。賊耳。賊耳。烏能成大事。自成立斫殺之。次年陷京師。未幾。自山海關敗歸。病索名醫。涇陽諸生劉溫克者。字幼恬。夙精醫。聞之。知不免。陰製毒以待。賊果召之。攜藥往。長揖不拜。賊怒。進藥。疑之。不肯服。次早。令杖之。而溫克已夜服毒死矣。時年七十有五。先是。溫克以醫名。性慷慨。多大節。總督洪承疇。閣部楊公嗣昌。俱延為上客。甲申。聞烈皇之變。痛哭。服衰麻。令家人皆成服。子良股。至孝。方其攜毒赴賊。召家人。皆不知。惟良股知之。數涕泣。長跪勸止。不聽。卒以死。願其事隱。世莫知也。亂定。良股遂棄諸生。隱授徒終身。

王源曰。聞賊入關。關中士大夫從賊者。不可勝數。惠世揚。早立名節。家居老矣。亦從賊。宋企郊。鞏燭之。喪心無恥。又曷貴焉。二劉舍生。取義皆諸生也。非至性忠義志。不可奪之。烈丈夫乎。金人望。力表忠節。而恤其後賢矣。良股子。惻孫。追儉。皆舉於鄉。善人。又幸其有後也。

五公山人傳

國朝文匯

卷三十八

二十三

甲集
國朝文匯上甲

五公山人。隱者也。隱於五公山。故號五公山人。山人王姓名餘佑。字介祺。保定之新城人。員王佐。才年七十。不遇卒。門人私謚曰文節先生。山人幼偉岸。有大志。初從定興鹿太常善繼游。既而受業於容城孫徵君奇逢。學兵法。究當世之務。習騎射擊刺。無弗工。甲申國變。歸隱。更與徵君往來講學。究經史。授生徒。教以忠孝。務實學。兼文武。遠近從游。至數百人。薦紳先生往往構講堂。具安車。迎至受業。山人幅巾褐裳。須髮皓白。數往來上谷瀛海嵩岱間。兒童野夫見其過。輒隨觀之。曰王先生也。爭相慰籍。山人時停車問勞而去。家貧甚。府縣長吏求見多不得。四方豪俊日造門。典衣對薦。接之有急。更為錯置百數十金。無難。初山人父延善。縣諸生。尚義。天下亂。散萬金產。結客三子。長曰餘恪。次即山人。季曰餘嚴。山人出繼世父。建善。建善以庚辰特用。知山西臨縣。調繁河南魯山。遣山人歸。會聞賊陷京師。山人父帥三子及從子餘厚。餘慎。與雄縣馬魯。建義旗。傳檄起兵討賊。徵君亦起兵。共恢復雄新城容城三縣。擒偽官郝丕績等數人。斬之。未幾賊敗。大清師入。山人父為仇家陷。執入京。餘恪餘嚴謀曰。父死。吾兄弟何面目視息人間。仲繼世父不可死。吾二人其死之。乃赴難。夜馳至琉璃河。聞人唱伍員出關曲。餘恪憮然曰。阿弟誤矣。吾二人俱死。誰復仇者。若壯可復仇。我死之。乃揮餘嚴去。自赴京。大呼我起義生員王某長子也。來赴死。遂父

子畢命燕市餘嚴歸帥壯士入仇家殲其老幼男婦三十口無遺於是急捕山人兄弟會保定知府朱甲易州道副使黃國安力為解乃免山人於是奉魯山公隱於易之五公山人學無不究與太原傅山同郡張羅詰呂申諸子日相切劘又執摯於定興杜紫峰先生嘗彙古人經世事為居諸篇十卷萬勝車圖說一卷兵民經絡圖一卷諸葛八陣圖一卷皆霸王大畧兵機利害也又十三刀法一卷湧幢草三十卷丈三十二卷其為文數千言立就書法道逸而感慨激烈之致一發於詩與人和易從容簡諒至論忠孝大節談兵述往事目炯炯如電聲若洪鐘或持兵指畫須臾張蹲身一躍丈許馳馬彎弓矢無虛發觀者莫不震慄色動噴噴曰王先生命世才也乃隱居四十年卒以求聞達死之時甲子正月又二十年癸未大興王源為之傳王源曰予久知山人名特不詳其生平後交李剛主始聞其詳而今乃得讀其道書撫卷流涕曰此諸葛武侯之流也天之生此人也謂之何哉既已生之又老死之天乎吾不解其何意也或謂文中子隱居教授其造就之才皆足以安民濟世功何必自己出乎乃吾觀天之生才日下固未見後進中有卓卓具體用如前人者其或山人之門有不同歟然誦其詩讀其書苟能私淑於山人以造就其才則雖數十年之久固無異於親炙之者也山人又何憾焉

梁鶴林先生墓表

北平梁鶴林先生年五十有八卒於寶應葬北郭五里薔薇溝其門人王源表其墓曰先生五十登攝山遠望賦詩哭遺命葬攝山上先生魂魄應在彼今葬此非先生志也能不悲乎先生姓梁氏諱以樟字公狄別號鶴林其先世為保定之清苑人後徙京師撫治鄴陽僉都御史懸黎公次子也生於萬歷戊申六月十一日兄仲木公以棟弟析木公以桂並知名時號三梁而先生尤朗拔負異才八歲讀書家塾中值壁裂作壁裂歌首句云壁猛烈龍驚出懸黎公大奇之十六歲補弟子員受知左忠毅公光斗崇禎己卯舉於鄉領薦第一庚辰成進士授河南太康知縣當是時中原盜起十餘年所在荼毒督撫莫能辦率倡撫議苟且倖無事盜且服且叛而河南比年大旱蝗人相食民益起為盜益熾僉都御史史公可法謂先生曰昔人謂盤錯別利器人為子危吾獨勸子往也行矣勉建功名初先生為諸生時日討論經世之畧庚辰臚傳後天子命試騎射進士皆書生夙不習相顧慚笑先生獨挽弓挿羽躍馬馳矢三發的皆應弦破觀者色然駭稱異及知太康境內賊凡三十六窟集紳士議勸撫或默或言撫先生不應歸與仲木公謀曰陳奇瑜熊文燦皆以撫誤國故賊至此縣雖小蹈覆轍可乎仲木公曰不能勸而言撫猶不能戰而議和也勸之便於

是練鄉勇修城堡嚴保甲募死士入賊巢伺賊所出入常夜半馳風雪中帥健兒密搗賊壘賊驚佚禽其渠帥焚其巢以歸半載境內賊悉平嗚呼賊初起甚微使州縣盡能殺賊如先生大吏一意主勦或出奇兵決勝或阨險制其死撲滅之甚易何遽使燎原不可救致甲申三月之禍哉先生威名日振督撫上首功壬午調商邱是時聞賊屢犯開封周王傾左藏勵兵民死守不能破乃東攻歸德先生莅任未百日嬰城血戰三日夜城陷孺人張氏率家人三十口自焚死先生被重創仆亂屍中死復甦商民救之出奔淮上時史公總督漕運為之請仲木公亦脫身賊中會先生於淮上癸未讞請室冬陝督孫公傳庭戰歿賊長驅入潼關全陝悉陷賊甲申春賊復渡河東犯軍武太原京師震動時先生已將釋出獄聞之大驚曰事急矣乃從獄中上疏請皇太子撫軍南京輔以重臣假便宜從事係人心倡召豪傑義旅大起勤王兵自強擇宗室賢才分建要地而重督撫權行方鎮遺意合力拒賊疏凡三四千言執政見之訝曰免死足矣又自貽感邪尼弗使得行後月餘甫出獄都城陷天子殉社稷死先生於是與仲木公脫身間道南走當是時南都聞京師變大臣議所立鳳陽總督馬士英貪福王閻弱欲立之兵部尚書史公可法執不可而誠意伯劉孔昭太監韓贊周與士英合謀迎福王即位於南京先生自德州臨清南下各郡邑建義文

武吏豪傑莫不與歃血盟。鼓厲忠義人皆感情流涕。受約束待命渡淮。見史公方以閣部督師淮上。因建議山東河北為江南藩蔽。若無山東河北。是無中原。江北無中原。江北區區江南豈能自守。今宜於河南北山東設三大鎮。倣唐節度使宋經制。招討使之制。以大臣文武兼資者為之。寬其文法。使自為戰守。而閣部大治兵居重馭之。又言北方人心向順。宜及時撫為我用。否則忠者不能支。黠者反戈相向矣。前後奏記百數十。而士英專政。貨鬻官爵。用逆黨阮大鍼為兵部尚書。競立門戶。斥忠譏君。臣日夜酣樂。而左良玉高傑劉澤清等各擁兵跋扈。莫能制。先生知事不可為。憤鬱成疾。辭去。乙酉。史公仍舉先生以兵部職方司主事。經理開歸。未幾揚州破。史公死。南都相繼潰。先生遂與仲木公遁跡寶應之葭湖。先生風格整秀。自有芒聲朗朗。如鳴鐘。慧悟絕人。隱居益讀書。究心理學。著書多先儒所未發。而性喜酒。尚義慷慨。有幽燕烈士風。酒酣論古。伯王豪傑。奇謀偉績。掀髯嘯傲。抵掌。或及中原殺賊兩京軼事。悲歌仰天。嗚咽。浮巨白。炯炯然。張目大呼。或月夜登高痛哭。嗚呼。先生之志可悲矣。戊戌。仲木公卒。析木公以己丑進士知江西饒州府。庚子亦卒於官。而先生之卒也。以己巳七月十五日。端坐作論學數百言。放筆就枕而逝。源兄潔與源集其理學經濟諸書。及詩古文合為一編。曰梁鶴林先生全書。藏於家。嗚呼。源兄弟受業先

生潔猶得先生之學萬一源僅十餘歲莫能窺其微及先生歿五年己酉乃就所聞見而再拜流涕以書其墓之石

劉處士墓表

劉處士諱獻庭字繼莊別號廣陽子大興人生於戊子七月二十日年四十有八卒於吳歲在乙亥七月六日與妻張氏合葬於吳之陸墓山祖某父鑛為名醫母張氏吳氏曾祖以上失其名相傳其先為吳人處士之生也穎悟絕人好學及長博覽經史百家慨然負大志不肯為詞章之學年十九親歿孀家而南隱於吳之洞庭山初吳有高僧說法士人醵金從之講華嚴處士聞之與焉坐食頃伏几而鞠躬說罷處士鞠躬亦罷明日復往如故眾竊笑僧詫曰客何為者呼與語則大驚拜伏地曰公神人也掖登座處士夷然登座不讓暢行厥旨眾大說僧率眾蒲伏願為弟子處士笑曰吾正若誤耳豈為浮屠學者哉拂衣去由是從游者日眾處士於二氏之學莫不探蹟窮源披謬以為吾儒之証而絕去俗儒剿說直發生生之蘊歸諸心而為用於天下其言曰聖人謂人為天地之心人渺焉爾且眾胡為天地之心嘗學易而得其說乾也坤也初交而生風雷無形也水火次之形而虛山澤又次之實矣由是草木生焉鳥獸育焉草木鳥獸不已章乎未竟也草木不實則草木之生未竟而草木息

天不生人。則天之生未竟。而天地之生熄。人者天地之寶也。故曰人為天地之心。身豈心哉。心心耳。所謂仁也。天地不能為者。人心之知能為之。剝復否泰存乎運。而轉移之者。心之仁。人苟不能。斡旋氣運。徒以其知能為一身家之謀。則不得謂之人。何足為天地之心哉。故處士生平志在利濟天下後世。造就人才。而身家非所計。其挈家而南也。尚有貲數千金。後從游者數百人。四方奇士慕義。締交者踵相接。而窮乏或罹患難。則傾貲濟之。由是貲日匱。鄰舍一女子許字其夫。貧流於外。母將改聘之。女誓不從。處士聞之。惻然。時僅餘藥肆一廬。立索金。尋其夫。贈使婚娶。而家益貧。當是時。西南大亂。民惶惑。不聊生。處士憂之。學益力。及亂定。妻張氏旋卒。處士曰。吾不能輕舉遠游者。妻子爾。今復何累為。時處士兄賓廷宦於京。無子。處士將遺里。付子燮於其兄。而脫身。遍歷九州。覽其山川形勢。訪遺佚。交其豪傑。觀其土俗。相其陰陽。博采軼事。以益廣其聞見。而質証其所學。適故尚書徐健庵及其弟故大學士立齋兩先生聘之入京。而兄又罷官。於是遂留京師。先是。子以修明史。亦館於徐。時人多警議。不相合。處士見子文。歎曰。此南宋以來一人耳。訂交志益合。日討論天地陰陽之變。霸王大畧。兵法文章典制古今興亡之故。方域要害。近代人才。邪正其意見之。同猶聲赴響。而處士於禮樂象緯醫藥書數法律農桑火攻器製。傍通博考。浩浩無

涯淡子莫能窺其際而間出已見相參則亦無或違者其相契之深蓋非他人所及
知也嘗從容謂子曰吾志若不就他無所願但願先子而死耳子驚問故曰吾生平
知己舍子其誰得子為吾傳以傳復何恨哉於戲生死無關於天下者不足為天下
之士即為天下士不能與古人爭雄長亦不足為千古之士若處士者其生其死固
世運消長所關而上下千百年中不數見之人也顧留京師四年有奇遇而訖不見
用庚午復至吳遂南游衡岳久之困而歸方謀與同志結茅著書終老乃不一年死
矣處士為人良易無畦町負絕世之學而虛衷常自下誨人諄諄不倦無貴賤賢不
肖莫不心悅誠服之其少也讀書每竟夜不卧父母禁不予膏火則然香代之因眇
一目又折其左肱落落攝敝衣冠躑躅風塵中人無敢易之者蓋其心廓然大公以
天下為己任忘物我絕驕吝和而介高而不亢所謂青天白日奴隸亦知其清明者
使得志行乎時建立當不在三代下而竟溘然齋志以死也豈不悲乎死之日門弟
子哀號擗踊不欲生行路咨嗟涕洟予在京聞之召其子變於天津與友人斂金為
位哭之而使變奔喪於吳未幾遂得吉壤以葬子不及銘其壙己卯正月過吳始一
拜其墓而流涕為之表於戲處士之心天地所以不熄之心也古聖賢以其心傳於
後而古聖賢未嘗死天下有以處士之心為心者處士又豈死哉後之覽者尚其有

感而興焉

廖處士墓誌銘

予乙酉游粵東有廖生瀛者持其先人柴舟先生所刻二十七松堂集謁予曰先君子讀先生文服膺十餘年矣歎服不去口日教瀛與後學錄先生文焚香玩謁恨未識先生面乃今先生至粵而先人適卒何不幸不得見先生一吐其胸中之奇以質其所未達然又幸先生之來得以其遺文請正以見其生平而因以求先生文以誌其墓則先人死且不朽言罷流涕手檢其集中謬相推許之言數則示予而長跪頓首以請予惶悚驚歎謝不敏既而讀其文卓犖奇偉矯矯絕依傍議論發前人所未發序事宗龍門詩新警雄逸字字性靈而其人品學術性情態磊落浩然之氣畢露於行間於戲豈易得之士哉處士諱燕字柴舟廣之曲江人生於崇禎甲申時值鼎革廣東尚為明守其後數更離亂破產食貧卒於乙酉是為康熙四十四年得年六十有二十八歲補弟子員既而棄去高隱當道莫不慕之而處士介然自守不肯事干謁肆力於詩古文能絕去近代陋習追蹤古人予耳處士名久未見其著作今始見之而處士已死於戲陰陽變化四時行百物生文之本也聖人畫卦造文字蓋假借以發其蘊而文章實不在此作者不能仰觀俯察於日月寒暑山川草木鳥獸以

及聖人之禮樂政事。歷代人事之變遷。與一身之視聽言動求之。而區區求之字句之間。亦未矣。故其於古人之文。得形而遺神。知方而不知其無方。乃今處士之文。何其能得我心之所同然也。且夫修辭立其誠。聖人立言與德功相表裏。非為娛目邀名欺世之具。近日作者。惟寧都魏叔子先生言經濟即可見。諸用言道德。即其所能行。而章法一準乎古。處士議論。雖間有高明之過。然實可繼魏先生以不朽。乃處士語人曰。叔子先生後。惟王崑繩一人。崑繩之文。汪洋無涯。變幻百出。直欲駕唐宋元明而上。噫。予何敢當處士之過譽哉。顧以予之落拓。見棄於時。而萬里外有知己如此。及親至其鄉。見其子。而其人又死。悲夫。悲夫。予生平知己。不過二三人。皆先我而死。處士未謀面而死。粵中高士屈翁山陳元孝亦死。梁太史藥亭亦於是年三月死。粵中虛無人。而海內老成凋謝。又不獨粵中為然。予偃偃然獨立天荒地老。俛仰無聊。一無所成於天下。徒以文字表彰忠孝遺逸。而悲歌怆慨呼天而莫之應。則誌處士之墓。而不禁潸然涕下也。孰知予之心哉。孰知予之心哉。處士祖父母某。父母某。元配鄧無出。繼亦鄧生子三。瀝湘清。瀝岸生。能世其學。湘殤。清幼。女子子三。銘曰。乾曜三光。坤列九坂。造物奇譎。風雷水火。山澤草木。鳥獸各別。終則生人。為天地心。代之喉舌。經之綸之。煥乎文章。六字有截。嗟爾蒙蒙。不知其本。求之殘缺。此道在人。

乃化之根不可斷絕處士廖君嶺海奇英鍾茲滴血磅礴萬古睥睨百氏雷轟岳岷視彼融修大兒小兒何堪一擊天賦之才又恐其張罄洩丹訣遂奪其年留茲真宰歸諸溟涬嗟哉廖君惟我與爾心解神悅白日昭昭幽局漠漠靈虛洞澈千秋尚友矧在同時何須面詰九原可作溘彼埃風招搖獨揭

王母隋安人墓誌銘

甲寅滇黔變起有司望風降獨廣東知西甯縣事王君不為動賊至城且危時安人隋氏隨之任謂安人曰如爾母子何安人奮衣起出懷中匕首曰有此夫何懼王君慨然太息出與士民日夜嚴守備賊引去未幾君以薦內召需後代者未至安人曰妾請攜幼子先君去家累乘間出易矣乃留健僕衛君自以老弱從當是時賊聲言東下粵師失利退保肇慶沿江澄寂無片帆安人葺敝舟指揮幼子率從者縱柁搦棹直抵肇慶時舟師數十里戒嚴行人絕而湖南已為吳逆據耿氏反閩中江西提督楊富誅死其妻帥眾煽亂鄱湖羣盜及山寇悉起應之武弁高顯文者君里人間安人至急遣其妻登舟止之曰夫人將安往數千里內皆兵投虎穴無謂也夫人留眾皆欲留安人曰吾自離西甯死生聽之天矣脫弦之前可復止哉舟抵大庾度嶺又就舟順流一旬不見他舟安人率僕婢佩刀晝夜警備將入湖風大作覆舟不

可勝數。賊裨吳城者，蝟集。安人命乘風破浪，徑進衆力止之不聽，曰：「吾寧葬江湖中，不肯作俘囚耳。」於是舟幾覆，乃得過。然是夜吳城被賊焚掠一空，而安人免嗚呼。士大夫無識，則膽薄膽薄，不敢任天下之利害，利害無敢任，而天下之害將不可勝道。安人以一婦人，遭變識力，乃如此，豈不偉哉！既抵家，子沛思沛懣，大驚謂安人從天而降，然聞君為尚氏，留憂之。安人笑曰：「毋慮，尚氏子逆謀已著，爾父肯為彼羈，繼乎已而君果力卻之，全其節，以歸安人。諸城人與君同里，生於明天啟二年二月十七歲。歸君敏慧，倉猝有定識，性至孝。姑周太淑人，偶夜半得疾，家人皆不知，安人甫就寢，心動急起，趨視太淑人，果暴疾，幾危，救免。壬午辟兵，航海數千里，扶持太淑人，備極艱苦。又嘗辟寇，負太淑人夜踰重垣，匿山谷中，自叢棘竄而出，身無完膚，亂定，產已破，操作給舅姑饗殮，自哺糟糠。久之，王君成進士家，稍裕，筮仕縣令，署內有官田數畝，安人董羹奴種而食。長子沛思，以鄉薦第一成己，未進士，官中允。次沛懣，候選州同知。沛懣沛恂，聯登甲子丁卯賢書。安人以子貴，敕封鄉人，榮之。益勤儉，自敘諸子，婦無敢飾。文錦者，有餘，以濟宗戚之貧乏。女二，一適孫森，一適丙辰進士候補知府李華之孫三，檉相業。安人年七十有四卒，將以康熙丁丑閏三月葬於某山之原。沛思以狀求銘其墓之石，予竊聞安人生平已久，為誌其大略如此。狀中所載，懿行

甚多不能悉而應變之才。有男子所不及者。戊申地震。諸城最烈。安人居樓。樓從破。墜下。血淋漓。持兩子泣地。搖搖如覆舟。兩子急請辭去。安人曰。諸婢壓其下。非人子乎。吾去死矣。亟集家僮。懸賞啟。執石出之。皆復活。居樓火。煙燄障梯。戶不可登。家人驚顧莫錯。安人命以水濡被褥。分給諸婢蔽火。身先登。又持溼衣覆火上。去其旁引火物。而汲水魚貫上。頃刻燈鳴呼。是豈尋常女子所能乎。銘曰。

惟智勇稱良士。咄嗟哉。孰稱是。隋安人。奇男子。堅厥志。矢歸死。利匕首。指蒼兇。魘與魅。徒為爾。氣所乘。較萬里。篤孝懿。乃其始。蘭在皋。馨在汜。子振振。珮玉璫。石可泐。銘不毀。山蒼蒼。水瀾瀾。